





Q
A
Q
A
Q
A
Q

LEXOR

LEXOR

LEXOR

未名叢刊之一

蠹
貨
(外四篇)

俄國
杜介涅甫夫著
柴霍甫著
曹靖華譯



3 0406 2534 9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一五〇〇本。

次 目

在貴族長家裏的晚餐 ^早 (杜介漁夫).....	五
紀念日(柴霍甫).....	六七
〔蠢貨(柴霍甫).....	九七
求婚(柴霍甫).....	一二九
婚禮(柴霍甫).....	一五九

蠹

貨

劇 喜 幕 獨

餐 早 的 裏 家 長 族 貴 在

著 夫 涅 介 杜

人 物

尼古拉(名)巴拉加拉耶夫(姓)——貴族長，四十五歲。

彼得(名)白荷蝶麗耶夫(姓)——從前的貴族長，六十歲。

葉格尼(名)蘇梭洛夫(姓)——法官。

安東(名)亞魯普金(姓)——他們的鄰居，地主。

梅沃蓮——他們的鄰居，破落的地主。

費拉潘(名)伯紫潘丁(姓)——地主。

安娜(名)喀烏洛瓦(姓)——其妹，寡婦，四十五歲。

包裴麗(名)那格拉諾維其(姓)——警察長。

魏薇次基——貴族長的書記。

格拉史——貴族長的家僕。

克普——加烏洛瓦的車夫。

佈景

一座食堂，正中有門，右邊有書室，後邊有窗子，旁有桌子一張，上邊擺着點心。格拉史在桌子旁邊忙來忙去的忙着。聽見有馬車的聲音，他向窗子走去；梅沃蓮入。

梅： 早安！格拉史！你好吧？……可是他還沒有出來嗎？

格： （擺着點心。）早安！你這馬在什麼地方買的？

梅： 你看這馬怎麼樣？昨天有人給我二百盧布要買他的。

格： 誰要買的？

梅： 加拉赤的一個商人要買的。

格： 你怎麼不賣了呢？

梅：爲什麼要賣他？我自己還用的呢。唉，朋友，給我一盃酒吧；我的嗓子不知怎麼弄的，真難過，並且天氣也熱極了……（喝酒，吃酒點心。）你這是預備早飯的嗎？

格：不然，也須是預備中飯的吧？

梅：預備的真不少！只怕是候誰的吧？

格：大概是候誰的。

梅：不知道是誰嗎？

格：不知道。聽說似乎是他們今天想調停伯紫潘丁同他妹妹的事情的；只怕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梅：唉！唉！難道真有這回事嗎？這樣也很不錯。應當給他們了結一下。

——分分家。這明明究竟是可恥的事。可是聽說尼古拉想買伯紫潘丁的森林，靠住靠不住？

格：誰知道他們！

梅：（向旁。）這真是找木料的好機會！

巴：（在後臺）裴力略，把魏薇次基給我叫來。

梅：大概由書房到客廳的門開了……唔，再給我一盃，好格拉史……

格：什麼？你的嗓子還沒有好嗎？……

梅：是的，老兄，還有點痛。（他吃着，喝着，格拉史出。）

巴拉加拉耶夫與魏薇次基入。

巴：不錯，不錯，真不錯，你就照這樣辦吧！聽見沒有？（向梅沃蓮，）哈，是

你來了，早安！

梅：你好吧，尼古拉！

巴：（向魏薇次基）我告訴你的你明白了嗎，你一定明白了吧？

魏：不錯，是的。

巴： 哦，是的，這樣將來一定有好結果。哦，……你現在去吧。有事的時候，我打發人去招呼你。你可以去了。

魏： 是。那麼喀烏洛瓦寡婦的契約要預備嗎？……

巴： 哦，這當然的，那還用說……我真奇怪！你到底應該要明白。

魏： 可是你什麼也沒有告訴我……

巴： 還要怎麼告訴你！我不是統統都給你說了嗎！

魏： 是。

巴： 這孩子真有點不聰明。（向梅沃蓮）唔，你怎麼樣？（坐下。）

梅： 託福，託福，尼古拉。你精神怎麼樣？

巴： 我還好。你到城裏去了嗎？

梅： 是的，去了；但是沒有什麼新聞。有位商人姓塞列金的，前天得了痺癩症，但是他覺得奇怪。聽說昨天律師又打他的老婆了。……

巴：真的嗎？這真是鬧世鬼！

梅：茹拉列瓦醫生看見的；他託我問候你。我遇見彼得坐的新車，他大約是去會客的。他帶着聽差，聽差帶着新帽子。

巴：他今天要我這裏來的。可是他的車子還不錯嗎？

梅：我怎麼告訴你。不，實在說起來，不大好；樣子的確不錯，可是實際上——不，我不知道，我不喜歡他。那怎能同你的車子相比呢！

巴：你想的嗎？他的車子是帶彈簧的嗎？

梅：帶彈簧的確是帶彈簧的，可是這有什麼意思呢？對不起！那不過是表示自己闊綽一點吧了。他們愛的是這些。愛誇張威風。大家都說他們又要打算選舉呢。

巴：舉貴族長嗎？

梅：是的，讓他們去幹吧！一定又要失敗呢。

巴：這是你想的嗎？但是，我要告訴你，彼得在各方面都是很負重望的人，他一定有希望被選……自然從別一方面看起來，貴族們都是佩服他……喝盃酒吧。

梅：謝謝。

巴：難道你喝過了嗎？

梅：沒有喝！不是因為喝酒……我的胸中有點……（咳嗽。）

巴：唉，胡說！喝吧。

梅：（喝酒。）請酒吧。尼古拉，你知道不知道，彼得的真姓不是白荷蝶麗耶夫，是白荷蝶劣夫——白荷蝶劣夫，不是白荷蝶麗耶夫。

巴：你怎麼知道這些呢？

梅：我們怎會不知道這些！他們的父親和叔伯，我們統統都認識。大家統統都給他們稱呼白荷蝶劣夫；自古以來都是姓白荷蝶劣夫，不是白荷蝶麗耶夫。白荷蝶麗耶夫這個姓我們永遠沒有……白荷蝶麗耶夫是什麼東西？

巴：哈！……但是，反正不都是一個樣嗎？不過都沒有好心腸。

梅：你說的的確不錯：不過得有好心腸。（望着窗子。）有人來了。

巴：可是我還是穿着睡衣，這是我同你談話的。（站起來。）

亞：（在臺後。）給我傳一下，我是亞魯普金，是貴族……

格：（入。）亞魯普金先生請見。

巴：亞魯普金！這是那一位？請吧。請你先招待一下，我即刻就來……（出。）

（亞魯普金入。）

梅：尼古拉即刻就來，請先坐一下吧？

亞：謝謝你，先站一會。請問你先生貴姓……

梅：姓梅沃達，是地主，此地人……你也許聽說過吧？

亞：沒有，不會聽說過……但是，今天相逢，實在高興。請問你：巴姐少瓦

是你的親戚嗎？

梅：不是，是那一位巴姐少瓦？

亞：丹堡省的女地主，是寡婦。

梅：哈，是丹堡省的！

亞：是的，是丹堡省的，是寡婦。我請問你，此地的警察長你認識嗎？

梅：包裴麗嗎？可不是！是我一位老朋友。

亞：那不過是世界上最一個龐然大物吧了。請你原諒我，我是一個很坦白的人，是一個兵士：我素來說話都是很率直的。我要告訴你……

梅：請你吃點點心吧？

亞：謝謝。我說我搬到此地不很久，可是到了現在，我比較還在丹堡省住的久呢。但是自從我的老婆去世之後，我得了她的遺產和五十二個農奴，在這縣裏……

梅：在什麼地方呢？

亞：在特柳黑莊上，距沃郎大路有五里地遠。

梅：知道了，知道了！是很不錯的地方。

亞：的確是無用的東西：那不過是沙漠不毛之地吧了……因此我得了我老婆的遺產之後，我想最好是搬到這個地方，並且我丹堡省的房子也都毀壞了。因此我就搬到這裏來了。可是怎麼呢？你們的警察長已經拿很瞧不起的態度來對我來了。

梅：這真討厭！

亞：不，我告訴你，我告訴你。別人都不算什麼，可是我的女兒葉加德林——這個要請你注意一點；但是，我靠着尼古拉，雖然我只同他見過兩次面，可是我常常聽說他很正直……

梅：這不是他們自己來了。

（巴拉加拉耶夫穿着燕尾服入，亞魯普金向他行禮。）

巴：歡迎，歡迎，請坐吧……我……我記得好像在刻華娜霞家裏同你見過

面。

亞：是的。

巴：你馬上就變成此地人了。——你才搬到我們縣裏嗎？……

亞：是的。

巴：我希望你將來不要後悔同我們做鄰居。（少停。）今天天氣真熱極了……

亞：尼古拉，讓我老實對你說吧。

巴：請你說吧，什麼事？

亞：尼古拉？你是我們的貴族長！尼古拉！你簡直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二父

親；我自己也是父親，尼古拉！

巴：你要相信，我很知道這些，我覺得是如此；這是我自己的責任。並且貴族們都很佩服我的……你說吧，怎麼一回事？

亞：尼古拉！你們的警察長——是第一個騙子。

巴：哼！但是，你太隨便了。

亞：不，等一等，等一等！我告訴你……他們說我的農夫把鄰人菲利卜的小山羊偷去了……可是我要問你，我的農夫要那山羊幹什麼用呢……不，你告訴我，那農夫要那山羊幹什麼用呢，究竟爲什麼我的農夫要去偷這個山羊？爲什麼不是別的人呢？這有什麼證據呢？假定如此，我的農夫算有罪是了，可是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我爲什麼要負責任呢？爲什麼要來給我這些麻煩呢？怎麼呢，從此以後所有一切的偷羊的事情都要叫我來負責任嗎？並且這警察將來就有這種權勢來欺負我嗎……對不起！他說：山羊是在你的牲口圈裏找着的……我詛咒他同他的山羊都入土去吧！這裏不是山羊的問題，是面子上的事！

巴：我實在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我請問你，你說你的農夫偷了人家的山羊嗎？

亞：不，這不是我說的，這是警察長說的。

巴：這些事情自然有法律上的手續來問呢。我的確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到這裏

來找我？

亞：可是我找你找誰呢，尼古拉？請你想想；我是一個老兵士，我受人家的欺負，我的名譽受了侮辱。警察長拿如此的瞧不起人的態度來對待我，他說，我把你……對不起！

(格拉史入。)

格：葉格尼先生來了。

巴：(站起來。)對不起……葉格尼！請進來，請進來！你的精神好吧？

(蘇梭洛夫入。)

蘇：很好，很好！謝謝……諸位！都好吧……

梅：你好吧，葉格尼！

蘇：早安！

巴：你的夫人怎樣？

蘇：還活着呢……真熱極了！假使要不是到你這兒來，尼古拉，我一定是不起來了。

巴：謝謝，謝謝。請你隨便吃一點點心吧？（向亞魯普金。）對不起。……你的名字怎麼稱呼？

亞：我叫安東。

巴：我的好安東，你有什麼不滿意的，以後再給我說，可是現在……你自已瞧一瞧……你要相信在我這一方面——請放心吧。你同葉格尼認識嗎？

亞：不認識。

巴：那麼讓我來給你介紹介紹吧。他是我們這裏的法官，是很高尚，很真誠，很可佩服的一個人……葉格尼？

蘇：（坐在棹上吃着。）什麼？

巴：我給你介紹介紹新搬到我們這裏的一位：亞魯普金，安東是一位新地

主。

蘇：（繼續吃着。）我十分的歡迎，你從什麼地方搬來的？

亞：從丹堡省搬來的。

蘇：我有一個親戚，也是在丹堡省住的，是一個無用的人。但是，丹堡省還不錯，城還不錯。

亞：城的確還不錯。

蘇：但是我們的朋友怎麼樣？他們都還沒有來嗎？

亞：這些我說不上來。我也很奇怪他們到現在還沒有來……他們應該先來才

對呢。

蘇：我給他們調停調停吧，你看如何？

巴：我也希望……我已約請彼得。哈！說到這裏，安東，我請你一點事情。

請你也來加入幫助幫助我們的事情吧。這事情對於一切貴族都有關係的。

亞：對啦。

巴：我們這裏有位地主姓伯紫潘丁的，大概是一位很不錯的人，可是不過他帶一點瘋氣，就是他一點瘋氣的話，誰還能夠知道他！伯紫潘丁有一個妹妹叫喀烏洛瓦，是個寡婦；實在說起來，是一個十分蠢的人，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東西……等一會你就看見了。

梅：尼古拉，他們的族下都這個毛病：他們先母白拉格亞比他們還壞呢。聽說當她年輕的時候，有個磚頭從房子上落下來，打到她頭上，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故……

巴：也或者是如此。因為天性……伯紫潘丁同他的妹妹因為分家的事情已經鬧了三年了。他們伯母的遺書上寫的清清楚楚的這份產業應該留給他的，這產業是她自己買來的……但是無論如何也分不開……他的妹妹無論如何都不答應。他們要把這事情去經官斷，這豈不是很危險嗎？後來我才決定用斬釘截鐵的手段來把他們

的禍根剷除了，來開導開導他們……我今天特意把他們請來給他們了結一下，這是給他們想的最後的一次法子……不然我就沒有別的法子了。讓法官來給他們判一判理。我已經約請了葉格尼和彼得來作中人……那麼請你也來加入這件事情來給我們幫幫忙吧？

亞： 很願意……但是我同他們都不認識……

巴： 那不要緊！這沒有什麼……你是此地的地主，是很細心的人。這更好：他們將來不會疑惑你有私心的。

亞： 好吧，我答應就是了。

（格拉史入。）

格： 喀烏洛瓦太太來了。

巴： 正說她的她來了。

（喀烏洛瓦帶着帽子，提着小荷包入。）

巴：究竟來了！請進來，請進來，安娜！請進來……請坐這兒吧。……

喀：費拉潘還沒有來嗎？

巴：還沒有來；他大概馬上就來。請隨便吃點心吧？

喀：謝謝，我吃素。

巴：這裏有水蘿蔔，王瓜……請你喝點茶吧？

喀：不，謝謝。我已經吃過早飯了。尼古拉，我來的怕晚了吧，請你原諒。

（坐下。）幸而平平安安的到了；我的車夫幾乎把我的車子都弄翻了。

巴：真希奇；路上大概不好走吧？

喀：這並不是道路的關係，尼古拉；唉，不是道路的關係！……尼古拉；我到這裏我什麼利益都不希望了。費拉潘的心我看透了……唉喲，我真看透了！

巴：唔，我們瞧着看吧，安娜，但是，我希望着把你的事今天來了結了結，已經時候了。

喀：費心，費心。我，你知道，尼古拉，我統統都答應。我是很老實的人。……我一點都不刁難，尼古拉；我怎麼能夠呢！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寡婦；我都靠着你一個人……可是費拉潘常常想害我……怎麼辦呢？不過不要害死我的小孩子，那我就不要緊了！……

巴：够了，安娜，够了！我現在給你介紹我們這裏新搬來的一位新地主亞魯普金，安東！

喀：歡迎，歡迎。

巴：如果你願意，請他也參入我們的事情吧。

喀：很願意，尼古拉，我統統都願意。我看就是把全縣全省的人都請來，我的良心都是無愧的。我知道他們都是替我說話的。他們都不至於看我受侮辱的……你的精神怎麼樣，葉格尼？

蘇：很好，謝謝。

梅：
(吻喀烏洛瓦的手)你的小孩子怎樣，安娜？

喀：
託福，託福，現在還活着吧。唉，不久他們都要成了孤零零的小可憐蟲

了！

蘇：
得了！你爲什麼說出這些話來呢，安娜？你的壽命一定比我們都高呢！

喀：
我爲什麼說這些話！如果我沒有理由我連一聲都不作。法官，難道我說

話沒有證據嗎！

蘇：
有什麼證據？

喀：
請你瞧吧……尼古拉，請吩咐把我的車夫叫來。

巴：
叫誰？

喀：
車夫，叫我的車夫，克普，他的名子叫克普。

巴：
爲什麼？

喀：
請吩咐叫他來，這不是，葉格尼要證據呢……

巴：我請問你，安娜？

喀：不，我請你吩咐把他叫來吧。

巴：唉，好吧。（向梅沃蓮）請你費神去叫一下吧。

梅：就去。（出。）

喀：你完全不信我嗎，葉格尼？這已經不只一次了。這是什麼一回事！

亞：但是我請問你；我到底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叫你的車夫來？叫他來幹什麼

呢……我真不明白。

喀：叫你看一看。

亞：我不明白。

（克普與梅沃蓮入。）

梅：這不是車夫來了。

喀：克普……聽着……我問你，這不是：他們都不信費拉潘屢次拿錢來買通

你……我給你說的你聽見沒有？……

蘇：你怎麼不做聲呢？她的哥哥拿錢買通過你嗎？

克：怎麼買通我？

蘇：我不知道，這是安娜說的。

喀：克普！你聽着，我問你……你記得不記得，你今天幾乎把我的車子都弄

翻了……你記得不記得？……

克：什麼時候？

喀：什麼時候？……你這混蛋！自然是還沒有到那水堤旁邊轉灣的時候。還

有一個車輪子幾乎要脫了軸。

克：哎！

喀：哦，我那時給你說的話你記得不記得？我問你：『你自己承認吧，費拉
潘拿錢買通了你：他給你說：克普，好朋友，你把你的太太害死，我一定給你重

賞……』哦，你回答我的話你還記得嗎？……你回答我說：『我有罪，太太，我在你面前實在有罪。』

蘇：對不起，安娜：有罪——這再沒有一點可證明的了……他爲什麼想說出這些話來？他願意承認他要把你害死，或者，他承認他得賄賂嗎——這些事情應該知道……你承認了嗎？……是的嗎？……是的嗎？……承認了嗎？

克：承認什麼？

喀：克普，你聽着，我問你……費拉潘不是要買通你嗎？哦，那自然你不是不答應……我說的不是實情話嗎？

克：你隨便說吧。

喀：你們看一看……

蘇：等一下，等一下！……朋友，你明明白白的回答我吧……

喀：不，等一下，葉格尼！我真不答應這個。你想恐嚇他可以——我不准你

這樣。滾開吧，克普，爬去睡你的覺吧，去，好好睡去吧，因為你現在就好像睡著了一樣。（克普出。）葉格尼，我實在想不到對我這個樣子。我有什麼罪呢？

蘇： 你來騙我們做什麼！

巴： 哦，得了，得了，安娜！請坐下消消氣吧。我們大家來想法子吧。

（格拉史入。）

格： 伯紫潘丁先生來了。

巴： 哈，他究竟也來了！哦，請吧，請吧。

（伯紫潘丁入。）

巴： 哈，早安！……但是，等你時候不少了。

伯： 對不起，對不起，尼古拉！原來是遇着了這麼一回事……早安，葉格

尼，你好吧！

蘇： 早安！

伯：請大家看一看，爲什麼我就誤了……（向他妹妹點頭。）我告訴你：我的馬鞍子叫人偷去了……誰偷去了——不知道！沒有辦法：我現在用的馬夫的鞍子。（喝酒。）你知道我要騎馬到各處去，鞍子雖然不十分好，……如果快跑起來，實在了不得……

巴：費拉潘！我來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亞魯普金，安東……

伯：久仰，久仰……你是獵人嗎？

亞：獵人是什麼意思？

伯：是什麼意思？哦，自然是愛打個禽獸啦，愛養個狗啦……

亞：不，我不愛狗，我好弄鎗打那落着的鳥。

伯：（笑。）落着的鳥，落着的鳥……

巴：但是，對不起，諸位！請你們放下這有趣的談論吧。那狗啦，鳥啦，我們儘可以在別的時候去談他。我想現在我們別要把這時候空過去了，我們來作我們

的事情吧，我想彼得沒有來我們也可以開始作吧……你們看如何？

蘇： 好吧！

巴： 那麼着，就請費拉潘到這裏坐吧，你也請來吧，安東！（坐下。）

伯： 尼古拉，我很佩服你，我向來都佩服你，就是現在也是奉着尊意才來到這裏；不過我預先要告訴你，假使你希望舍妹的達到了目的，那麼……

喀： （站起來）你瞧一瞧，尼古拉，請你自己瞧一瞧……

巴： 別忙，別忙，費拉潘，你也不要忙，安娜，我請你們先聽我這一次話吧。我今天高高興興的把你們二位請到這裏來，就是想了結你們的事情的，不料你們又吵起來了。這像什麼樣子，你們自己想想：哥哥妹妹都是一個母親養的……

伯： 我請問你，尼古拉……

亞： 伯紫潘丁先生，請不要打斷他的話頭。

伯： 你來教訓我的嗎？

亞： 我不是來教訓你的，我是尼古拉把我請來的……

巴： 是的，費拉潘，他是我請來同葉格尼做調停人的。……費拉潘，安娜！我告訴你們……哥哥妹妹都是一個母親養的，難道都不能在一塊和和氣氣，親親熱熱的嗎？……費拉潘！安娜！你們自己醒一醒，我給你們說！我說這些話是爲什麼？我說這些是完全爲着你們的好處……你們自己想想，我何苦來呢？我完全是爲着你們的好處！

伯： 可是尼古拉，你不知道她是那樣的女人！你沒有聽一聽她；誰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真豈有此理！

喀： 你自己是什麼東西？你買通了我的車夫，打發小丫頭給我送毒藥，你常常想害死我。我也實在想不到我還能活到現在！

伯： 我買通那一個車夫……你說什麼話？你說什麼話？

喀： 是的，先生！他賭着咒都給我說了。這不是，這幾位先生都是證人。

伯：（向其餘的人）她怎麼這樣的胡說八道？

亞：（向喀烏洛瓦），別瞎扯了，別瞎扯了，你枉拉我作證人的。我實在一點也

不明白，剛才你的車夫說的什麼話。這似乎又同我的山羊差不多。

喀：你的山羊嗎？難道我的車夫同你的山羊一樣嗎？只怕你是同山羊一

樣……

巴：別提這些了，諸位，我請求你們！安娜！費拉潘！你們爲什麼都來互相謾罵呢？……你們把過去的事情忘了不好嗎？實在，你們聽一聽我的話吧，你們和睦一點吧！你們相親一點吧！你們不答應我嗎？

伯：什麼……對不起！怎麼能這樣呢！如果我知道是這樣，我無論如何不來了！

喀：我也一定不來了。

巴：你剛才給我說的你統統都願意嗎？

喀：都願意，就是這一點不願意。

蘇：唉，尼古拉，請你別要這樣，你勸他們和睦，親愛……難道你沒看一看這幾位是什麼人？

巴：葉格尼，可是你的意見怎樣呢？

蘇：你爲什麼把他們請來？……爲的分家嗎？你沒有見因爲這個他們又鬧起糾葛來了。現在他們家也分不成功，無論你，無論我，無論誰也不能安生，這樣熱的天氣。我們坐車在路上走，還不如坐在家裏呢？如果你希望勸他們，就請去給他分家好了……地圖在那裏？

巴：好吧，去給他們分分。（按鈴。）

（格拉史入。）

格：要什麼？

巴：叫魏薇次基來。

伯：我預先要告訴你，我一切都答應；尼古拉說怎麼辦，就怎麼好。

喀：我也是如此。

蘇：我們看一看吧。

梅：這個好極了，好極了。

（薩薇次基帶着地圖入。）

巴：哈！到這兒來。（展開地圖）把那一張小棹搬到這裏來……這個就是的……

『庫式金莊的別名叫拉庫沃，按着第八次的戶口調查上男丁九十四名……』請大家看一看，統統都用鉛筆劃分過的：我們研究這個地圖也不止一次了……『田地共有一百七十二畝，荒地八十一畝，莊宅和草田六畝，邊地若干。』這份產業我們應當平均的給伯紫潘丁和其令妹喀烏洛瓦分一分；平均的分，要請你們注意他們先母遺書上所說的話。

伯：那老媽子在世的時候發瘋了。如果她把那些東西都留給我，那我真是沒

有一點不快意了……

咯： 你真是聰明人！

伯： 那末樣就把照法律上應得那一份給你吧……女人們絕不會作出好事來！
……實在的，聽說你天天早上給她的小狗洗洗刷刷。

咯： 你真是嗜說！難道我真去刷過小狗嗎？……真豈有此理……我並不是這樣的
女人……我想不到你是個有名的愛狗的人；聽說你親你小狗的嘴。

巴： 諸位，我請你們稍微安靜一點吧……就是這麼着的嗎；他們的伯母去世之後，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但是連一點解決的法子都沒有。後來我甘心出來做他們的調停人，因為這是我的責任，大家也都明白的；但是，可惜到了現在，事情還是連一點頭緒也沒有。你們瞧一瞧，這最大的阻礙是什麼呢？伯紫潘丁與其令妹不願在一塊住；那慶莊宅應當去給他們分開，可是到底無法去分他。

伯： （少停。）哦……我放棄了我伯母留下的房子！

巴：你放棄嗎了？

伯：是的，可是我希望這要得到一種報酬。

巴：自然，這也是正當的要求。

喀：尼古拉，這是一種詭計。這是他的詭計，尼古拉！他因此想得到很好的田地，想得那塊麻田。他要那屋子做什麼用？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屋子；並且伯母的房子又很不好！

伯：假使他不好……

喀：可是那麻田我絕對不放棄。對不起！我是一個寡婦，我有小孩子……我沒有麻田我將來怎麼辦，你自己想一想。

伯：假使他不好……

喀：隨你的便……

亞：讓他說完他的話！

伯：假使他不好，你把他讓給我，我給你報酬。

喀：是了，我知道你的什麼報酬！……那不過是幾畝無用的砂石地吧了，或者比那再壞些的水湖地，在那地裏不過長些蘆葦，那些東西拿去喂牛，牛都不吃！

巴：在你莊子裏這樣水湖地裏都沒有……

喀：哦，如果不是水湖地，就是這裏邊還有別的玩意同這一樣的。不，報

酬，……謝謝你：我知道你的報酬是什麼！

亞：（向梅沃蓮。）我請問你：在你縣裏的女人都是這樣嗎？

梅：還有比這更壞的呢。

巴：諸位，諸位！別忙，別忙……我再請你們稍微安靜一點吧。我提議：現在我們把他們所有的產業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房子和莊宅，一部分把其餘的地加上，讓他們自己去選擇。

伯：我贊成。

咯： 可是我不贊成。

巴： 你爲什麼不贊成？

咯： 那第一份該誰選去呢？

巴： 我們是抽籤呢。

咯： 虧得你們瞎費心！真豈有此理！無論如何，我都不幹！難道我們的心都

不帶一點人氣嗎？

伯： 哦，讓你選呢。

咯： 我還是不答應！

亞： 爲什麼呢？

咯： 我是怎麼去選呢？如果我選錯了……

巴： 但是，我請問你，你爲什麼要選錯呢？兩份都是平均的，如果有一份好

的，那麼費拉潘就讓你去選好了。

喀：可是誰告訴我那一份好呢？不，尼古拉，這是你的責任；請你自己指定吧；你自己指定那一份給我，我就要那一份，將來一定很滿意。

巴：哦，好吧。那麼着，房子同僕房和莊宅就讓喀烏洛瓦夫人吧。

伯：花園也在內嗎？

喀：那當然也在內！有房子沒有花園那成什麼樣子？花園也是廢物；那裏不過有五六棵蘋果樹，樹上結的果真是酸而又酸；乾脆說，一所莊宅連一個錢也不值。

伯：唉！那麼就把他讓給我好了！

巴：那麼，房子，花園，僕房和莊宅都讓給喀烏洛瓦夫人。好，請大家看一看吧？……魏薇次基，請你朗聲讀一下，看我分的如何？

魏：（拿起草本讀道。）『地主伯紫潘丁與其妹貴族寡婦喀烏洛瓦的分家草案……』

巴：從界線的方向上讀起來吧。

魏：『界線的方向由甲點。』

巴：請看着，由甲點。

魏：『由甲點，沿霧露虹地界到乙點，與水堤相接。』

巴：到乙點，與水堤相接……葉格尼，你看如何？

蘇：（在遠處。）我見了……

魏：『由乙點……』

喀：可是，我問你，那水池是誰的？

巴：當然是共有的：就是池右岸是一個人的，左岸是另一個人的。

喀：哈哈，原來如此！

巴：往下讀，往下讀……

魏：『荒地均分：第一份四十八畝，第二份七十七畝。』

巴：那麼現在就提議……誰要是不要莊宅，他得了第一份的荒地，就是得了

二十四畝多一點。這就是荒地：第一份與第二份。

魏：『第一份的物主必須以自己的經費把這兩院的農人遷到第二份的地方；可是這麻田必須給這遷居的農人享受兩年。』

喀：不論他農人遷居，不論他麻田讓步，我統統都不願意。

巴：別忙！

喀：無論如何都不讓步，尼古拉，無論如何都不讓步！

亞：別打斷人家的話，太太！

喀：（畫着十字。）這怎麼着呢？怎麼着呢？我做夢的嗎？怎麼呢？……從此以後，我真不知道再說什麼好了！麻田放棄了兩年的利益，水池是公有的！那樣着，最好我連房子也讓給他好了……

巴：但是，我告訴你，費拉潘……

喀：不，先生，請你別生氣。大概我得罪你了……

巴：（同她一齊說。）你聽我說，安娜，你說什麼院子，什麼麻田，但是你令兄

可以於那一份上加二十四畝地……

喀：（同他〔齊說。〕別說了，別說了，尼古拉！對不起！如果我把麻田白讓步，那我真成一個糊塗蟲了！請你想想，尼古拉：我是一個寡婦，是無依無靠的人；我的孩子歲數小，你也當可憐可憐他！

亞：這真太過火了，太過火了！太過火了！……

伯：那麼着，你以為我的一份比你的好嗎？

喀：二十四畝！……

伯：不，你說吧，比你的好嗎？……

喀：對不起！二十四畝！……

亞：你回答吧：比你的好嗎？是嗎？比你的好嗎？是嗎？

喀：先生，你怎麼這樣來挑撥我呢？難道在你們丹堡省有這樣風氣嗎？想不

到從那裏爬出來這一個人，你看一看，你氣成什麼樣子啦？

亞：但是，請你別太隨便了，太太。雖然我知道你是一個女人，這個我不怕：我是一個老丘八，我怕你這玩意！

巴：得了，得了，諸位！安東，請你消一消氣吧。這麼一來，什麼結果也得不到了……

亞：但是，對不起……

喀：你這個瘋子！你是個瘋子！

伯：安娜，我還是要問你，你以為我這一份好些嗎？

喀：哦，是的，好些，地多一點。

伯：哦，我們來換一換好了。（她不作聲。）

巴：哦，你怎麼不答應呢？

喀：我沒有房子，莊子我也用不着……

伯：如果我這一份好，你把房子給我，把這二十四畝地讓給你。（他倆都不作

聲。

巴：但是，安娜，究竟還是你有理，就按着令兄的辦法。……我今天看他一切都很好。你自己照一照，他對你處處都讓步；不過你必須表示你對於選擇的意見吧了。

喀：我已經說過我不去選擇……

巴：你既不選擇，無論如何又不答應……對不起！安娜，我請你看一看，我真累死了……如果今天又是連一點結果都沒有，那麼我從此再不去生法子做你們的調停人了。讓你們去經官斷吧。請你告訴我們，你想要什麼？

喀：我什麼也不要，尼古拉！我都託給你，尼古拉！

巴：但是，你不信服我……這應當來了結一下。安娜……對不起！已經三年了！……哦，你說吧，你想如何解決呢？

喀：我有什麼話告訴你呢，尼古拉？我看着你們大家都討厭我。你們五個

人，可是我就我一個……我是女人，自然你們容易來威嚇我；我除過上帝之外沒有一個人來保護我。我在你們的威勢之下；你們隨便作吧！

巴：但是，這真是不可原情的人。究竟誰知道我說些什麼……我們五個人，你一個人……難道我們誰還欺負了你嗎？

喀：那還是假的嗎？

巴：這真可惡。

亞：（向巴拉加拉耶夫）別管她！

巴：別忙，安東！……安娜，好太太！你聽我說，你告訴我們，你要什麼；把房子留給你吧，怎麼呢，把令兄那一份再減少一點吧；減少多少——總而言之，你的條件如何？

喀：我怎麼告訴你，尼古拉？自然我勝不過你們……可是總得憑一憑天良呵！尼古拉！

巴： 哦，你聽我說：我看你是不滿意我的提議……

亞： 你回答嗎？……

蘇： （向亞魯普金。）別管她：你沒有看她是很有脾氣的女人。

喀： 是的，不滿意。

巴： 好吧：怎麼樣，你告訴我們，你不滿意的是什麼？

喀： 這個我說不上來。

巴： 爲什麼說不上來？

喀： 說不上來。

巴： 或者你不明白我嗎？

喀： 我很明白你，尼古拉！

巴： 哦，那麼你告訴我們，究竟怎麼樣才能使你滿意，怎麼樣你才能表示

同意？

喀：不，對不起！隨你們自己來強迫我吧；我是一個女子；我有我自己的主張，對不起……我寧可死了我都不同意！

亞：你是女人嗎？……不，你是魔鬼！你是誰：你是好尋事的潑婦！

巴：安東！安東！

喀：老爺們！老爺們！
(一齊說。)

蘇與梅：別忙！別忙！

亞：(向喀烏洛瓦)你聽着！我是一個老丘八；我不愛光耍威風。喂，別來開玩笑，你要明白，不然教你將來後悔不及呢……我並不是來給你開玩的……聽見沒有？……假使你要按理來辯駁，那我連一句話都不說了；可是你頑固的同牛一樣……老東西，小心些，——告訴你，小心些……

巴：安東，我承認……

伯：尼古拉！這是我的事！……(向亞魯普金)。先生！我問你，你有什麼理……

亞：你來替你妹子辯護的嗎？

伯：我並不是爲我妹妹：我妹妹——吓！吓！……我爲我的家聲。

亞：你爲你的家聲？我用什麼侮辱了你的家聲？

伯：怎麼，用什麼侮辱了？這叫什麼話！那麼着，每個流氓要……

亞：你說什麼，先生！

伯：你說什麼，先生！

亞：就是這個：在別人家裏肆口漫罵太不體面了。你是貴族，我也是貴族，

那麼我們明天去決鬥好了……

伯：你說怎樣幹就怎樣幹吧！用刀子也好。

巴：諸位，諸位！你們這算怎麼一回事？你們怎麼不知羞呢？對不起！在我

家裏……

伯：你駭不住我，先生！

亞： 我不怕你；可是你的妹子……真不好意思說，她是什麼東西！

喀： 我答應了，先生們，我一切都答應！……讓我來簽字……你們想叫我如何簽字，我就如何簽。

蘇： （向梅沃蓮。）我的帽子在那裏？沒有見嗎，老兄？

巴： 諸位，諸位！

（格拉史入。）

格： （呼道。）彼得白荷蝶麗耶夫來了！

（白荷蝶麗耶夫入。）

白： 早安，尼古拉！

巴： 早安，彼得！尊夫人好吧？

白： （向大家行禮。）諸位……賤內還好，託福，託福，好尼古拉；對不起，我來的遲了，我未來以前，我看你們已經開始作了，這好極了……你們都好吧。葉格

尼，費拉潘，安娜？（向梅沃蓮。）哈哈！你這窮鬼也在這裏嗎？……哦，事情已經有點頭緒了吧？……

巴： 唉，這簡直說不上來……

白： 難道真是如此嗎？可是我想着……唉，諸位，諸位！這樣太不好了。我這老頭子真是要責備你們幾句……應當來給他們了結一下呵。

巴： 請你隨意用一點點心吧？

白： 不，謝謝……（把巴拉加拉耶夫引到旁邊，指著亞魯普金問道。）這位是誰？

巴： 是一位新地主，姓亞魯普金。我來把他給你介紹下吧……安東！我來給你同彼得得介紹一下……這位是亞魯普金，安東，從丹堡省來的。

亞： 久仰，久仰。

白： 很歡迎先生到我們這裏來……我請問……亞魯普金？我記得在聖彼得堡有位姓亞魯普金的；是很高一個大漢，穿的很闊，眼睛有塊白斑點，很愛賭牌，常

常愛建築房子……那不是你底本家嗎……

亞：不是，我沒有本家。

白：沒有本家？……真奇怪……你的小孩子好吧，安娜？

喀：謝謝你，彼得！託福，託福。

白：但是，諸位，怎麼呢，來吧，我們來繼續作吧。我們以後再談話吧……

你們討論到那兒了？我進來把你們的事打斷了？

巴：你一點也沒有打斷我們的事，彼得！你來的正湊巧。事情還是這樣

的……

白：這是什麼，地圖嗎？……（坐到椅子旁邊。）

巴：是的，地圖。請你瞧一瞧，彼得，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分成功；就是得

不到伯紫潘丁與其令妹的同意。我也很懷疑這事情沒有成功。我也打算謝絕不管了。

白：別生無謂的閒氣了，別生無謂的閒氣了，稍微忍耐一點吧……要顧全顧全我們的身分！當貴族長要特別忍耐一點呵！

巴：請你看一看，彼得我們大家共同的意見就是這所莊宅不能分，可是對於那一份上再附加些就得了；現在這裏邊的困難就是：對於這所莊宅去指定一種什麼樣的報酬？我提議把這些荒地給他……

白：這些荒地……是的，不錯，不錯……

巴：我們剛才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他表示同意了，可是他的妹妹不但不同意，並且連自己的意見也不表示了。

亞：這真是進退兩難！

白：對啦，對啦，對啦！你知道嗎，尼古拉？自然，這些你知道的一定更清楚，可是如果要處在你的地位，我一定不這樣去分他。

巴：你想怎麼樣呢？

白：我也許是胡說吧，可是要請你原諒我這老頭子了……你知道嗎？我想這樣去分他……請你給我一枝鉛筆吧。

梅：這裏有鉛筆……

白：謝謝……尼古拉，我想這樣分……你照着吧：從這裏起——到這裏，從這裏——到這裏——從這裏到那裏，可是再從這裏，後來到這裏。

巴：可是對不起，彼得！第一層，這份太平均了……

白：那有什麼要緊！

巴：第二層，在這一份裏邊一點草地也沒有。

白：這倒不要緊，到處都可以長草。

巴：那麼着，除過那個，你打算把那森林算給一個人嗎？

喀：哈哈，假使我得了這一份我就心滿意足了！

巴：可是教農人由這裏到那裏搬的時候受辛苦不受？

白： 我要駁倒你也不是很難的事！但是，我當然沒有你知道的清楚……對不起……

喀： 這樣我真快意極了。

亞： 怎麼樣？

喀： 就照着彼得所分的。

伯： 請你看一看。

喀： 隨你便，不過我與彼得很同意。

亞： 這真可惡……她明明一點都沒有看見，可是她還是要瞎說！

喀： 先生，我看見沒看見你爲什麼知道……

亞： 唔，如果你看見了，那麼你告訴我你要那一份呢？

喀： 那一份？就是這一份，就是帶森林並且帶草田的那一份，這份地多

點。

亞：是的，把那統統都給你一個人吧！

蘇：（向亞魯普金）別管她！

白：（向伯紫潘丁）你看如何？

伯：老實說，我看這樣將來一定不方便。但是，如果把這一份讓給我，我很

答應。

喀：如果把這一份讓給我，我也答應。

亞：那一份？

喀：就是我哥哥要的那一份。

蘇：你說從此以後她無論如何都不答應！

白：但是，別忙，別忙，……兩人不能爭這一份的；你們兩位應當有一位犧

牲一點，放慷慨些——得那一份稍微壞一點的。

伯：我問你，我爲着什麼魔鬼去放慷慨一點？

白：爲着什麼……你怎說出這些怪話來！爲着你的令妹。

伯：可不是麼！

白：你別忘了，令妹是一個婦人女子，你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你要曉得她是一個婦人女子，費拉潘！

伯：不，這個我見過，你別唱這些高調……

白：你怎麼看我是唱高調的？

伯：但是，這真是令人奇怪……你們都不覺得奇怪嗎，諸位！

亞：我嗎？今天什麼也不能叫我奇怪了。你可以告訴我，你把你自己的父親吃了；我不奇怪，我信服……

巴：諸位，諸位！讓我說一句話吧，他們的脾氣早已都要出來了，彼得，這證明你分的產業不大對。

白：不大對！我問你……爲什麼不大對，這個我們應當來證明一下……我

不來爭辯，也許你的提議很錯；不過我的提議也是不容易解決的。我劃這一個線，這不過是一個『安格老』〔注：entros 大概「的意思」吧了；恐怕對於細節目是有錯的。當然應該想法子仔細考察一下，把這兩份平均一下；可是爲什麼不大對呢……〕

亞：（向蘇接洛夫）他劃這線作什麼？

蘇：『安格老』。

亞：『安格老』是什麼意思？

蘇：誰知道他！大概是一個德國字。

巴：彼得，假定你的提議很對；可是最要緊的，應當平均的去分他，這就是最要緊的問題。

白：不錯。但是，當然我不如你知道……這樣當然是我爭不過你，我的提議你說不大對……

巴：不是的，彼得……

喀：我明白尼古拉爲什麼這樣主張他的意見。

巴：太太，你有什麼話可以說明白……

喀：但是，我知道！

巴：我請你明白說出來。

喀：尼古拉想拿廉價去買費拉潘的森林……因此他們千方百計的要把這森林落到他手裏。

巴：請你看一看，安娜，你說話太隨便了！費拉潘難道是小孩子嗎？難道你沒有把那一份得到麼？……誰給你說我打算買這森林？難道你能够禁止令兒變買他自己的私產嗎？

喀：這個我不能夠禁止他，可是這裏並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是你存着壞心來給我們分家，不憑天良，只爲着自己的私利。

巴： 哦，這太過火了！

亞： 哈哈，你現在可也說出這話來了！

白： 這些很複雜，我承認這些是曖昧而且複雜的。

巴： 這真是處處令人生氣……這有什麼複雜？有什麼曖昧？哦，是了！我打算買費拉潘的森林；是的，我也許打算把他那一份產業統統都買來呢。我看還能怎麼樣？我不憑良心來分……你們能夠說出這些話嗎？安娜是一個婦人女子，我原諒她，可是你，彼得……你說：太複雜了！請你從頭看一看，分的產業對不對……如果對了，就讓他們去選好了。

白： 你這樣也是白生氣的，尼古拉。

巴： 對不起，誰知道人家爲什麼來疑惑我——我是貴族長，我有多大的聲望！對不起，他們來敗壞我的名譽，我怎能够不生氣！

白： 你的名譽沒有一個人來敗壞，並且如果能夠無害於人，如果有利於己而

且有利於人，那麼你爲什麼不如此去做呢？至於到了貴族長的地位，尼古拉，你要相信，那常常被選的人，也並不是真正配當的人，那些落選的人也並不是真正不配當的人，不過這話我並不是爲你說的……

巴： 我明白，彼得！我明白！這是你自己說你自己，並且也是爲我說的，怎麼呢，請你試一試罷！選舉快到了。也許在這次貴族們都睜開眼睛……也許他們去估量估量你真配不配。

白： 如果貴族先生們都十分的相信我，我絕對不推辭，放心吧。

喀： 到那時，我們的領袖才是名稱其實的領袖呢！

巴： 哦，我不見怪！可是你要明白，自從你這次侮辱的譏笑了之後，我完全再不無故的去管你們的事情了，可是因爲……

伯： 爲什麼，尼古拉？

白： 尼古拉，我實在……

巴：不，對不起，魏薇次基，把他們的文件統統都拿來給我。這是你們的信件，這是你們的地圖。你們想如何分你們就去分吧，如果你們願意，就請去找彼得好了。

略：願意，願意。

白：可是我絕對不幹：我無論如何都不幹……對不起！

伯：尼古拉，請勞駕吧。請原諒我們，請原諒這愚而無知的老媽子……一切事情都是因為她……

巴：我什麼也不願聽了！我再給你們說一遍，你們想如何分就去分吧，我不管這回事了。我累了！

伯：統統都是你幹出來的，你這潑婦！唉，你幹的什麼事？……可不是！把森林，草田，莊宅，統統都讓給你了……等着吧，對啦，你等着吧！

亞：好，好，好！就是要她這樣，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略：彼得，請你保護保護我，好老人家；你不知道他：他預備要殺我呢，這
是一個惡漢，老人家，他是兇手！……他屢次要害我，我的好老人家！……

伯：住嘴，瘋子！……尼古拉，請勞駕吧……

喀：（向白荷蝶麗耶夫。）老人家，老人家！……

白：別動，別動！……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格拉諾維其入。）

那：尼古拉，我來找你……省長請你……

亞：你又來了嗎？你又來找我的嗎……又是爲着山羊案嗎？……又是的嗎？

那：你怎麼着呢？你怎麼着呢？這是什麼人？

亞：你不知道嗎？……亞魯普金，我是亞魯普金，是地主。

那：走開吧！你的山羊案都過廳了。我並不是來找你的，我是來找尼古拉

呢。

白：但是，撒開吧，太太！

喀：老人家！請你保護我，給我分家吧！

亞：（向那格拉諾維其）先生，我無論什麼也不怕。先生，你真欺負我！我並不是同山羊一樣，實在的！

那：這是那一個瘋子！

伯：尼古拉請把這文件收回吧。

巴：別說了，諸位，聽我說……我的頭幾乎都鬧昏了，都被那些……什麼分家，山羊案，冥頑的潑婦，從丹堡省來的地主，這突如其來的警察長，明天要去決鬥，我不存良心，莊宅，森林，草田，早餐，吵鬧，亂七八糟的……事情都鬧昏了！不，這太過火了！對不起，諸位……我沒有力量了……你們所說的話我都不明白了，我累了，我不能够了，我不能够了！（出）

白：尼古拉；尼古拉！但是，這真好極了……主人走了，我們還留在這裏幹

什麼……

那：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事！（向魏薇次基。）你去告訴他，就說我有公事向他

講。（魏薇次基出。）

喀：別管他！老人家，你甚麼時候給我們分家呢？

白：我嗎？太好說話了，你怎麼變着呢？大概你把我當別人看待的吧？

伯：我們遭這樣的難！唉，你呀！……我從此永咒一切的婦人！（出）

喀：我實在連一點罪也沒有。

魏：（入）尼古拉無論誰也不接見；他在床上躺着呢。

那：哦，真是奇怪而又奇怪的事。沒有辦法，給他留一個條子吧……諸位，

再見吧。

亞：我們再見吧，先生！——你聽見沒有？諸位，少陪了。（出）

白：等一等……你到那裏去？……我們同你一路。我真沒有見過像這樣的

事。(出)

喀：彼得，好老人家！……你判斷一下……（跟白荷蝶歸耶夫出。）

梅：葉格尼，你怎麼樣呢？我們不要留在這兒了，走吧！

蘇：別忙，等一會，等他病好了我們好來打牌吧。

梅：對啦；我們乘這機會最好是喝酒了……

蘇：好吧，喝一回，梅沃蓮，來喝一回。那是那一般的女人？她簡直比我的

老婆還利害……哦，這就是很和氣的分家！……

——幕下——

獨 幕 趣 劇

紀 念 日

柴 霍 甫 著

人 物

希普琴（姓）安得列（名）——某信託交易公司的董事長，年

紀不很老，帶着一隻眼鏡。

姐姬亞娜——其妻，年二十五歲。

郝林（姓）庫芝馬（名）——銀行簿記員，老頭。

梅牛筋娜——老婆，穿着舊式外套。

銀行的股東們。

銀行的職員們。

此劇發生於某信託交易銀行裏邊。

佈景

董事長的書房；左有門，通銀行事務所。有寫字棹兩張。室內佈置的假充着好像很闊綽華美的樣子；有天鵝絨般的輕軟的家具，花草，彫像，地毯，電話。……時在正午。

郝：（二人；穿着氈靴，往門裏嚷道。）教打發人到藥舖裏買十五個錢的繅草藥水，並且教往董事長書房裏送點冷開水！難道還教我給你們說一百遍嗎！（向棹子走着。）真是累的了不得。不睜眼的差不多寫了四天四夜了；從早上到晚上在家裏寫，從晚上到早上在家裏寫。（咳嗽着。）並且又是渾身發燒！發冷，發燒，咳嗽，脚痛，把眼睛也都弄花了。（坐下。）我們的董事長——他這口是心非的賤種，今天在大會上要演講：『我們銀行的現在與將來。』他以爲他很會吹噓……（寫着。）——……

六……零……七……，六……零……一……六……他去愚弄人，好教我坐在這裏同囚犯一樣給他作苦工！……他光會去發空論，吹大話，教人家整天坐到這裏抱着算盤給他打，真是混蛋一個了！……（打着算盤。）我真忍受不住了！（寫着。）一……三……八……一……零……他許過說酬勞我。如果今天不發生什麼事，如果他哄住了大家，那麼他答應酬謝我三百盧布和一個金徽章……我看着吧！（寫着。）呵，如果我的出力白費了，那也或者我無可如何他……但是我是很有火性的人……我的火上來的時候，什麼犯法的事情我都敢做……一點都不錯！

（裏面熱鬧起來，喝采鼓掌之聲聞起。有希普琴的聲音說道：「多謝！多謝！我很是感激！」希普琴入。他穿着燕尾服，帶着白領結；手拿着剛才人家送給他的畫帖。）

希：（站在門口，又轉向事務所道。）諸位好同事，你們這個禮物，我老死都要保存着，這是我終生終世第一件最榮幸的事！諸位！再謝謝你們！（對之遙作吻勢——以手貼口，又揚起——轉向郝林走去。）我最親愛的，我最敬重的庫芝馬！

（他在臺上的時候，職員們不斷的拿着公文進來請他簽字，又走了出去。）

郝：（站起來。）安得列，恭祝我們銀行的十五週年的紀念，並且望……

希：（緊緊的握着他的手。）謝謝，我的好朋友，謝謝！我想在今天這歡樂的紀念

日，我們可以互相親一親！……（接吻。）真是快活極了！謝謝你們的幫忙……謝謝，謝謝諸位！蒙大家不棄，舉我做這銀行的董事長；假使我稍有一點的成績，這系統都算是我同事們幫助的功勞。（嘆息。）不錯，朋友，十五年了！的確十五年了！（很精神的样子。）喂，我的報告怎樣了？還繼續編嗎？

郝：是的，大概還剩有五頁。

希：很好。那變着，到三點鐘可以編好吧？

郝：如果沒人打攪我，就可以編好了。只剩一點啦。

希：很好，好極了！勞駕吧，好朋友，開大會在四點鐘呢。把前半部分先給

我，我先預備一下……快點給我……（取報告。）我對於這報告懷着很大的希望……這

就是我的職業，或者最好可以說是我的烟火……真是好烟火！（坐下，自己看着稿子。）我真累了……昨夜我的足痛風又發作了，整早起都是忙來忙去的奔走着，真是煩燥……真累死人！

郝：（寫着。）二……零……零……三……九……二……零……這些數碼把眼睛都弄花了……三……一……六……四……一……五……（打着算盤。）

希：我也有點不愉快的事……今早你的女人又來訴說你來了。她說你昨天晚上拿着刀子追嚇着她和你的小姨子。庫芝馬，這像什麼樣子？唉——呀——呀——呀！

郝：（莊重的樣子。）安得列，我乘着這紀念日的好機會來請求你，如果你能照得起我是給你効過勞的人，就請你不要干涉我的家務事。請你不要干涉！

希：（嘆息着。）你的脾氣真有點萬難了，庫芝馬！你是很好的人，很有品格的人，可是你對於女子竟這樣蠻橫——殘忍；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的恨她們？

郝：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的愛她們？（少停。）

希：職員們剛才送來了一本畫帖，聽說股東們還要給我送祝詞和銀杯呢……（玩弄着眼鏡。）很好，好極了！這不算過分……爲着銀行的聲譽，必須要闊氣一點！你是自己人，當然你統統都知道……祝詞是我自己做的，銀杯也是我自己買的……裝訂祝詞費用得四十五個盧布，可是這是應當有的。他們自己預先不會想到這些。（周圍環顧了一下。）布置的真好極了！真是再好沒有了！人家都常說我是很瑣細的人，光會把門上的鎖擦的明光光的，教職員們都帶着很時髦的領結，和門口裏站的很胖的把門的人，但是，不，諸位，門上的鎖和很胖的把門的人——這些並不是瑣事的呵！在我自己家裏我可以隨便一點，吃飯，睡覺，好像豬一樣，發個酒瘋……

娜：請你別譏笑人吧！

希：哈哈，那有一個人譏笑你！你的脾氣真有點萬難了……我還是說：在我自己家裏我可以隨便一點；我雖是一個暴發戶，但我還能照着我的儉省的習慣過下去。只是在這裏一切都要闊氣一點；要知道這裏是銀行！這裏樣樣都得要弄得冠冕

堂皇才是呢！（從地板上拾起一片紙，把他投到爐子裏。）我的唯一的成功就是把這銀行的聲譽提高！……這實在算得一件大事業！一件偉大的事業！（看着郝林。）好朋友，銀行的股東代表們時時要到這裏來，可是你穿着這氈靴，圍着這圍巾……穿着這雜色的便衣……你應當穿起大禮服來，誰知道你究竟還是穿了這便衣……

郝：我的身體比你銀行的股東貴重的多呢！我渾身都是發燒。

希：（發急。）你要知道你這是亂七八糟，破壞大體的事！

郝：如果代表來的時候，我可以躲起來。這不是什麼難爲人的事……（寫着。）

七……一……七……二……一……五……零……我也不愛這亂七八糟的事……七

……二……九……（打着算盤。）我真受不住這些亂七八糟！假使你今天不請女人們來

吃飯，那你作的到還不錯……

希：這都是些不要緊的小事情……

郝：我知道你爲着裝面子，今天才把她們都請來；不過你瞧着吧，她們會把

你一切事情都破壞了呢！從她們手裏一切都會弄的亂七八糟——一敗塗地呢！

希：不，女子可以把我們的精神提高呢！

赫：是的……我想你的女人是很有學問的人，誰知道在上星期她竟說出這樣的話來，後來我整整的驚異了兩天。真想不到她會在外人面前問道：『聽說我們銀行裏我丈夫買了德梁普連銀行的股票，那股票的行市跌落了，這話靠住靠不住？唉，我丈夫真焦急死了！』這是她在外人面前講的話！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在她們面前洩露這些事！難道你想犯到她們手裏嗎？

希：呵，够了，別提了！這些話對於紀念日是很掃興的！你一提就恰好把我提醒了。（看着表。）現在我的女人差不多要回來了。我本來打算到車站去接一接她，只是沒有功夫……並且也累了。我實在不喜歡她來，就是我說我喜歡她來的時候，那麼假使她在她娘家再住兩天，我也沒有什麼不願意。她教我今晚陪她過通夜，但是今天我們預定午後去遊玩……（打戰。）但是，我的神經已經緊張起來了。神經這樣緊張

着，一定要發生什麼小事情。真該要教我傷心了！不，應當硬着心腸放剛強一點！

（姐姐亞娜穿着雨衣，肩上掛着旅行的小荷包入。）

希： 唔！正說你的你來了！

姐： 親愛的！（向她丈夫跑去，作長久的接吻。）

希： 我們剛才正在談你咧！……（看錶。）

姐： （喘氣。）你掛念我嗎？你好嗎？我還沒有到家呢，我從火車站一直來到這兒。我有許許多多的話要告訴你說……實在忍不住的要說……我不必脫雨衣……我等一會就走。（向耶林。）早安，庫芝馬！（向丈夫。）我們家裏都平安吧？

希： 都平安。你這禮拜又發胖了，又長漂亮了……呵，你在路上怎麼樣？

姐： 很好。媽媽和喀迦都問候你。華西里託我替他親一親。（接吻。）伯母送給你一瓶糖醬，她們都怪你不給她們信。芝娜也託我替她親一親。（接吻。）唉呀，如果你知道發生的那件事！發生的那件事！我也很怕告訴你！唉，發生的那件事！我

從我眼裏可以看出你不喜歡我來！

希：不……親愛的……（吻她。）

郝：（很生氣的咳嗽着。）

姐：（嘆息着。）唉！可憐的喀迦，可憐的喀迦！我真可憐她！真可憐她！

希：親愛的，今天是我們銀行的紀念日，銀行的股東代表時要到這裏來，

可是你連衣服也不換！

姐：不錯，是紀念日！恭喜恭喜……望你們……那麼着今天一定要開會，吃

酒席……這些我很愛。你還記得你費好多功夫替你的股東們編那一篇很精采的祝

詞嗎？他們今天替你讀嗎？

郝：（氣的咳嗽着。）

希：（很騷亂的樣子。）親愛的……別提這些了……你實在不如回家去吧！

姐：等一等，稍等一會。等一會說完了我就走。現在我從頭給你說來吧。

呵……你記得你送我的時候，我同那個很胖的女人並排坐下，我就看起書來，在車裏我不大愛說話。經過三站路的功夫我都是看着書，不曾給一個人談過一句話……呵，到晚上的時候，無端的起了一種不快的感想！我對面坐着一位年青的人，生得還可以，還算漂亮，他是個黑髮男子……呵，我們於是就談起來……又來了一位海軍軍官，後來又來了一位大學校的學生……（笑起來。）我告訴他們說我還沒有出嫁……他們就把我諂媚個不了！我們一直談到半夜，那位黑髮少年談了許多很好笑的趣事，那位軍官唱着歌；真是把我笑的肚子痛！當那位軍官——哈哈，他這個軍官！——當他忽然知道我叫妲姬亞娜的時候，你猜他唱些什麼？（低聲唱着。）『奧尼良（註），我無容隱瞞，我狂熱的愛戀着妲姬亞娜！……』（哈哈大笑起來。）

郝：（氣的咳嗽着。）

希：但是，妲姬亞娜，我們太攪擾庫芝馬了。請你回家吧，親愛的……以後再說吧……

注：奧尼昆是普希金的詩的小說耶夫格尼奧尼昆中的主人公；他少時即擁有巨產，受了淺薄的教育，只知虛度時日，優游享樂，遂投入聖彼得堡的上流社會生活；晚餐會，跳舞會，便是他每天的功課。後來在他的莊上消夏，遂同他的鄰家的女郎姬姬亞娜相識；她是詩人的女兒，普希金便拿他驚人的天才，把她描寫成一個理想的天女；奧尼昆立時受了很深的印象，兩人便發生了愛情。但奧尼昆曾在溫柔鄉中飽享了愛之醞釀，現在戴上癡癡人生的面具，不但不注意這位可憐的用舍女郎的真純熱烈的愛情，不覆她真摯而甜蜜的情書，並且還要斥她冒昧。同時他又在一個農間的跳舞會上向姬姬亞娜的妹妹娥爾嘉獻媚，結果竟和他的詩友——娥爾嘉之戀人——決鬥，於是他殺了他的詩友，被迫出境。後來姬姬亞娜因受她慈母的懇望與促進，到莫士科去和某老將軍結婚，結婚後就到聖彼得堡在宮廷界裏成了一個艷麗絕座的人物。在這時奧尼昆和她邂逅多次，因她現在成了艷麗的貴婦人，不易認出她就是從前的姬姬亞娜。他狂熱的戀着她，但她却冷淡的不覆他的信。有一天他悄悄的進到她的家裏，見她噙着眼淚在讀他的信，於是他就向她宣布他熱烈的愛情。她懇求他離開她說：「……我爲什麼向你隱瞞了真的事實，因我已屬於別人了：我以真實對他，並且永做真實的人！……」

姐：不要緊，不要緊，讓他也來聽一聽，這有趣極了。我馬上就說完了。到車站的時候，賽麗芝就去接我去了，後來又來了一位年青的人，大概是稅務檢查員……還不錯，長的還惹人愛，眼睛好看極了……賽麗芝就介紹了他，於是我們三個人就一塊走了……那時的天氣也很不錯……

（盜後嘆道：『不行！不行！你幹什麼呢？』梅牛筋入。）

梅：（在門口揮着手。）你擋我幹嗎？這不是好法子！我要見一見你們的老爺……（進來，對希普琴說。）大人，讓我自己來介紹……我是省長衙門秘書的女人，我是梅牛筋。
筋娜。

希：有什麼事？

梅：大人，請你看一看，我的丈夫梅牛筋，是省長衙門的秘書，他曾經病了五個月，他在家養病的時候，無緣無故的人家把他辭退了；大人，可是當我去領他的薪水的時候，他們從他薪水裏扣了二十四個盧布，三十六個戈壁克。我問道：『爲

什麼？」他們說：『聽說他在同事儲金處借過錢，並且還有人擔保呢。』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不得我的同意他就敢去借錢嗎？這絕對不行的，大人！我是很窮的女孩子，光靠着房租過日子的……我是懦弱的，無依靠的人……我處處受人家欺負，沒有聽過一個人說過一句好話。

姐：（向郝林。）呵，我再從頭給你說來吧……在上星期真想不到我會接到我媽的一封信；她說有位姓格林吉列士基的向我妹妹喀迦求婚，他是很好的很老實的一個青年，就是沒有一點財產，也沒有一定的職業。真不幸喀迦被他勾引上。這麼好呢？於是我媽媽就寫信教我趕快去勸她……

郝：（莊重的樣子。）你把我打差完了！什麼媽媽喀迦，媽媽喀迦！光來給我打差！我一點也不明白！

姐：唉，好要緊的事嚟！太太給你談話的時候你得仔細聽呀！今天你為什麼這樣的生氣？中情魔了嗎？（笑起來。）

希：（向梅牛筋獅。）但是，我請問你，這怎麼一回事？我一點也不明白……

姐：你中情魔了嗎？呵呀！臉紅了！

希：（向妻。）姐（亞娜），去吧，親愛的，到事務所去停一會吧，我馬上就去。

姐：好吧。（出。）

希：我一點也不明白，太太，你大概來錯了。你的事情對於我們連一點關係也沒有。你丈夫在那裏作事請你到那裏去吧。

梅：大人，我已經到了五個衙門了，連一個地方收我的稟帖的都沒有。我已經沒有主意了。謝謝我的女婿包力士，他教我到你這兒來；他說：『媽媽，你到希普琴老爺那裏去吧，他們是很有權勢的人，他們什麼都能辦……』請你幫助幫助我吧，大人！

希：梅太太，我們對你連一點法子都沒有。你要明白：我想你的丈夫一定在軍醫部幹事的，我們這裏完全是私人經營的商業，我們這是銀行；怎麼連這個都不

明白！

梅：大人，可是我的丈夫有病，我還有醫生的證明書呢！這不是，請你看一看……

希：（惱起來。）好吧，我信你是了，但是我還是要給你說，這對於我們連一點關係也沒有。

（臺後有姬姬亞娜的笑聲，繼之以男人的笑聲。）

希：（往門裏望着。）她又在那裏搗亂了。（向梅牛筋娜。）這真是奇怪而又可笑的事！難道你的丈夫不知道你得到什麼衙門去遞呈子嗎？

梅：大人，他一點也不知道我。他只是好像銃一樣說：『不是你的事！滾開！』就吧了……

希：太太，我還是說：你的丈夫是在軍醫部作事的，這裏是銀行，是我們私人作的生意……

梅：對了，對了，不錯……我明白，先生。這麼着，就是先給我十五個盧布也可以！我答應不一齊拿完。

希：（嘆息。）嘿！

郝：安得列，這麼樣我的稿子永遠做不起了！

希：等一會。（向梅牛筋娜。）我真不能再教你明白了。你要明白你到我們這裏來就同從前有人把離婚的呈子呈到藥舖和金銀試驗場裏是一樣的奇怪。

（叩門，旭亞娜的聲音說道。『安得列，可以進去嗎？』）

希：（嘆道。）等一會，親愛的，等一會！（向梅牛筋娜。）人家不給你錢，於我們什麼相干？太太，今天是我們銀行的紀念日，我們很忙……人家馬上就要到這裏來呢……對不起……

梅：大人，請你可憐可憐我這沒有依靠的人吧！我是軟弱的無依無靠的人……真是難死了……我還要同我的房客打官司，替我丈夫作事，爲着家事奔走，並

且我的女婿還沒有事情呢！

希：梅太太，我……對不起，我不能再同你講話了！我的頭也暈了……你把我們的事情也擾亂了，你的功夫也白擲了……（嘆息着，向旁邊說道。）好呆的東西，真講不清理！（向郝林。）庫芝馬，請你去給梅太太解釋解釋吧……（擺着手到總務室去。）

郝：（走近梅牛筋郝鄭重的說道。）你要什麼呢？

梅：我是軟弱的，無依無靠的女子……照外面看着我或者好像很有力量的樣子一樣，可是你要仔細看一看，那就知道我渾身都是帶着病！我幾乎連腳都站不住了，飯量也減少了！今天喝咖啡的時候，連一點口味也沒有。

郝：我問你，你要什麼？

梅：先生，請吩咐教先給我十五個盧布，其餘的再過一月也可以。

郝：沒有見人家明明白白告訴你：這是銀行！

梅：對了，對了……可是如果你要醫生的證明書，我可以給你看。

郝：你肩上長的是腦袋不是？

梅：親愛的，我是照法律來請求的，別人的東西我不要。

郝：太太，我問你：你肩上長的是腦袋不是？唉，真豈有此理，我不再同你講廢話了！我沒功夫！（指著門。）請吧！

梅：（怕起來。）可是錢怎麼辦呢？……

郝：總而言之，在你肩上長的不是腦袋，就是這個……（用指頭敲着棹子，後來又敲着自己的額頭。）

梅：（燥起來。）什麼？哦，別要這些，別來這一套……這些留在你自己女人面前去要吧……我是省長衙門秘書的妻子……別同我要這些！

郝：（發起火來，低聲說。）走開！

梅：呵，呵，呵……別要這些玩意！

郝：（低聲說。）如果你不即刻滾出去，我就要去叫門警去！滾開！（頓着腳。）

梅：別要這些，別要這些！我不怕！我們見識過的！……

郝：我真是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這樣可惡的東西……嘿！把我的腦子都氣炸了！……（喘着氣。）我再給你說一遍……聽見沒有？你這老妖精！如果你再不滾開我就要毀了你！弄材壞了你！我就是這種脾氣！我就去犯一犯法！

梅：狗叫一叫教大風刮走了！我不怕！我們見識過的！

郝：（喪氣。）我不能看她了！我昏了！不能再看她了！（向棹子走去，坐下。）讓這些村婦都來到這銀行裏，我不能再做稿子了！不能再做了！

梅：別人的東西我不要，我是要我自己的，照理來的！你這個無賴子！在官場裏穿着藍靴坐着……你這個鄉下老……（希普琴與姬亞娜入。）

姐：（在她丈夫後邊跟着。）我們去到伯力尼次基家的夜會上，喀迦那時穿着鑲着玲瓏花邊裸着胸的天青色的輕紗衣服……她很稱梳高式的頭，我親手去給她梳頭……當她穿好衣服，梳好了頭的時候，真是好看個不了！

希：（偏頭痛已發作。）不錯，不錯……好看……人家馬上還到這裏來呢。

梅：大人！……

希：（沒精打采的樣子。）還有什麼事？你要什麼呢？

梅：大人！……（指着鄰列。）就是這一個，就是他……就是這一個用指頭敲着

自己的額顛，後來又敲着棹子的……你教他來排解我的事情的，可是他拿各種各樣的話來嘲笑我！我是軟弱的，無依無靠的女人……

希：好吧，太太，我給你辦……給你生法子……你先走吧……以後再說！……

（向旁。）我的足痛風又發作了！……

鄰：（走向希普琴，低聲說道。）安得列，教把門的把她快些趕出去吧！你沒看這

是怎麼一回事？

希：（怕起來。）不，不！怕她叫喚起來，在這屋裏有許多人呢！

梅：大人！……

郝：（帶着哭聲。）你知道我在編報告呢！我趕不上了！……（回到椅子上。）我不能編了！

梅：大人，我什麼時候領錢呢？我現在就等着用的！

希：（向旁邊惡狠狠的說道。）真可惡的村婦！（柔和一點對她說道。）太太，我已經給你說過了；這是銀行，是我們私人作的生意！

梅：請你開開恩吧，大人……如果醫生的證明書不得够，我還可以請警察廳擔保呢，請你吩咐教給我錢吧！

希：（嘆息。）嘿！

姐：（向梅牛筋娜。）太太，人家已經都說你打攪人家了，你到底還是怎麼着呢！

梅：好太太，沒有一個人來幫我說過一句話！我也不過是爲着吃喝，可是剛才喝咖啡的時候，連一點口味也沒有。

希：（無精打采的向梅牛筋娜說。）你要多少錢？

梅：二十四個盧布，三十六個戈壁克。

希：好吧！……（從皮夾裏取了二十五個盧布給她。）給你的二十五個盧布！拿去走

吧！……

郝：（氣的咳嗽着。）

梅：謝謝你，大人……（裝起錢來。）

姐：（挨着她丈夫坐着。）我現在該到回家的時候了……（看一看表。）可是我的話還沒說完呢……再少等一會說完了我就走……發生的那件事情！唉呀！發生的那件事情！我們去到伯力尼次基家的夜會上……還不錯，還算快活，可是不大很……那時候喀迦的情人格林吉列士基自然也在那裏……我哭着，說着，勸着她，可是她沒有離地方就一五一十的向格林吉列士基說了說，就把他拒絕了。我心裏想着一切都辦好了；教媽媽也安心了，把喀迦也救出來了，現在就是我自己也放心了……可是你猜怎麼樣呢？正在晚飯前，我們同喀迦在那林間小路上走着的時候，忽然間……

（着急的樣子。）忽然間聽見一聲鎗聲……不，我實在不能平心靜氣的來叙這回事！（揮着手帕。）實在不能！

希：（嘆息。）嘿！

姐：（哭着。）我們就跑到那亭子裏，可是那裏……那裏躺着一個可憐的格林吉列士基……手裏拿着手鎗……

希：不，我真受不住這些了！實在受不住了！（向梅牛筋娜說。）你還要什麼呢？

梅：大人，你能不能再給我丈夫找一點事？

姐：（哭着。）一鎗從他自己的心上打穿過去……就是這裏……喀迦也暈倒了，她這個小可憐蟲……就是叫他自己也要害怕起來，他躺着……於是就打發人去找醫生去。馬上醫生也來了，就……就去救治這個不幸的……

梅：大人，你能不能再給我丈夫找一點事？

希：不，我真受不住了！（哭起來。）真受不住了！（很失望的伸着兩手向郝林說。）把

她趕出去！我請求你把她趕出去！

郝：（走到妲己跟前說。滾出去！

希：不是她，是這一個……是這一個可惡的……（指着梅牛筋說。）是這一個！

郝：（不理會他的話，向妲己說。）滾開！（頓着腳。）滾出去！

姐：怎麼着呢？你幹嗎呢？發瘋了嗎？

希：這真可惡！我真倒霉！把她趕出去！趕出去！

郝：（向着妲己。）滾開！我要弄材壞了你！弄毀了你！我就來犯一犯法！

姐：（跑着，他在後邊追着。）你怎敢這樣！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叫着。）安得列！

救救我！安得列！（大叫起來。）

希：（在他後邊跑着。）算了吧！我請求你們！安生一點吧！可憐我一下吧！

郝：（趕着梅牛筋。）滾開！抓住！抓住！打呀！剝皮了她！

希：（叫着。）算了吧！我請求你們！我懇求你們算了吧！

梅：老爺……老爺！……（大叫起來。）好老爺呀！……

姐：（叫道。）救命呀！救命呀！……唉呀，唉呀……我昏了！昏了！（跳到椅子上，後來又倒到長椅上呻吟着，好像發死的人一樣。）

上，後來又倒到長椅上呻吟着，好像發死的人一樣。）

娜：（追着梅牛筋娜。）打呀！抓住她！剝皮了她！

梅：唉呀，唉呀……老爺呀，我眼都黑了！唉喲！（倒到希普琴懷裏，失了知覺。）

（叩門。臺後有聲音道：『代表來了！』）

希：代表……錶袋……表妹……

娜：（頓着腳。）還不滾開！（挽起袖子。）把她給我！我就來犯一犯法！

（進來了五個代表；都穿着燕尾服，一個人手裏拿着用天鵝絨裝釘着封面的祝詞，一個人端着銀盃。董事長書房的門口站了好多職員們在那裏看。姐亞娜在長椅上，梅牛筋娜在希普琴懷裏，她們都呻吟着。）

銀行的股東：（大聲讀道。）我們最崇拜，最親愛的安得列！我們回顧到我們金融機關的過去，並且聯想到他逐漸發展的歷史，我們就得到一種愉快的高尚的感

觸。在他開幕之初，基本金很小，營業也不發達，並且也沒有一定的目的，當此之際，就有一個哈孟雷特的問題橫到面前來了：『是算了呢，還是就此幹下去呢？』有時就有人主張把銀行停閉了。可是自先生任了我們銀行的領袖以來，運用先生的學識，運用先生的精神，運用先生的機智，才使我們銀行有非常的進步，罕有的繁昌。於是我們銀行的聲譽……（咳嗽着。）銀行的聲譽……

梅：（呻吟着。）唉喲！唉喲！

姐：（呻吟着。）拿點茶呀！茶呀！

注：哈孟雷特 Hamlet 是莎士比亞所作悲劇哈孟雷特中的英雄，是丹麥王子。因其叔父謀殺了他的父親，霸佔了他的母親，侵奪了王位；哈孟雷特對這慘酷，陰險，好色，亂倫的惡漢，懷着滿腔復仇的熱憤，伴作瘋狂，以待時機。當國王——即其叔父，現丹麥王——和廷臣們偵察他致亂之因時，計誘他到一室裏，使他和他的戀人癩翡麗亞相會，國王和廷臣們都躲了起來，哈孟雷特進來獨白道：『To be or not to be!』——從田漢譯的哈孟雷特。

銀行的股東：（繼續讀道。）銀行的聲譽……（咳嗽。）銀行的聲譽被先生發揚而光

大起來，現在我們的金融機關，簡直可以與海外極有聲勢的金融機關相對抗……

希：代表……錶袋……表妹……兩個朋友晚上走着，口裏有知心的話談着……

……莫要說你虛度了青春，莫要說我的美妨害了你的青春！

銀行的股東：（騷亂的繼續讀道。）我們再客觀的看一看目前，我們最崇拜最敬愛

的安得列……（聲音降低。）這變着，我們以後……最好我們以後……（騷亂的進了回去。）

——幕下——

獨 幕 趣 劇

蠢 貨

柴 霍 甫 著

人 物

葉麗娜（名）波波瓦（姓）——寡婦，頗有笑窩，女地主。

格利戈（名）史米諾夫（姓）——年輕的地主。

綠克——波波瓦的聽差，老頭。

其他：園丁，車夫，工人若干人。

佈景

波波瓦家的一間客廳。

第一場

(波波瓦身服重喪，目不轉睛的看一張相片。綠克也在那兒。)

綠： 這樣很不好呵，太太……你光光來糟蹋你自己的身子……丫頭和女廚子都出去摘野菜去了，一切的東西，都是帶着很快活的樣子，就是連那貓也都快快活活的在院子裏跑來跑去的捕着小鳥，玩着。可是你整天坐在家裏，好像尼姑一樣，連一點樂趣也沒有。唉，實在的！差不多有一年多了，你連大門都沒有出過……

波： 我從此都不出門了……我還出去幹什麼呢？我已經是死了的人了。他埋

在那墳裏，我把我自己埋到這四堵牆裏邊……我們倆算是都死了。

綠： 唉，你又說起這話來了！我實在聽够了。尼古拉去世了，命該如此；這會有什麼法想呢……慟哭他一傷——也就够了。不是要哭他一輩子，替他穿一輩子的孝服的。我的老婆死的時候，我也從那個時候過過……怎麼呢？我傷心的哭她了一個月，這也就够她的了。要是哭她一輩子，她也實在擔當不起呵！（嘆息。）你把一切的鄰居都忘記了……你自己不去瞧看人家，也不叫接見人家。我們過的光景同蜘蛛一樣——同人們都斷絕來往了。禮服都放到那兒叫老鼠咬破了……你想着是世上沒有一個好人了，可是你不知道在縣裏的好人多着呢……在雷勃洛夫那兒的軍營裏邊，那些軍官是多麼樣的好，真是教看都看不够呵！在那軍營裏邊每禮拜五都有一個跳舞會，差不多天天都奏着軍樂……唉，太太！你正當青春的年華，應該及時行樂……那美麗的容顏，不是一輩子都有的呵！再過十年，你再想到那些老爺軍官面前，想教他們愛你，那就晚了！

波：（很堅決的說。）我請你再不要對我說這些話！你知道，自從尼古拉死了之後，我的心也完全死了！你想着我是還活着的，這不過只是你想的罷了！我自己發誓我死了我都不脫我的喪服，都不與人往來……你聽見了嗎？就是讓他的鬼魂看看，我是怎麼的愛他……我不瞞你，他從前是常常對我很不好，很利害的……並且還騙我；但是呢，我到死都要守節，我教他看看我是多麼樣的會愛他。我教他在陰間看見我愛他是同他在世的時候一樣的愛他……

綠：說這些話還不如你到花園裏逛逛，或者套上多比「馬名」或維里康「馬名」去瞧一瞧鄰居呢……

波：唉！……（哭起來。）

綠：太太！……好太太！……你怎麼着呢？

波：他是多麼愛多比呵！他常常騎着他到戈卡金和付拉梭夫那兒去。他騎馬騎的是多麼好呵！當他用全副精神去勒馬的時候，那是多麼好看呵！你記得嗎？

多比，多比！告訴教今天多給多比倒黠料吃！

綠： 是了！

（門鈴大響起來。）

波： （驚慌。）這是誰？你告訴他，就說我什麼人都不見！

綠： 是了！（出。）

第二場

（波波瓦一人。）

波： （看着相片。）你看一看，尼古拉，我是多麼會愛你和原諒你……到我死的時候，我的愛就一齊消滅了。（啜着淚笑起來。）你不嫌慚愧嗎？我是多麼樣的忠心，把我自己關在家裏，我到死都要給你守節的！可是你呢……你一點也不嫌慚愧嗎？你常常欺騙我，對我要脾氣，常常整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

第三場

波波互同綠克。

綠：（帶着很驚慌的樣子進來。）太太，外邊有人問你……要見你……

波：自從我丈夫死了之後，什麼人我都不見，這話你沒有告訴他嗎？

綠：我告訴他了……但是他聽不聽，他說他有很要緊的事情。

波：我——不見！

綠：我已經告訴他了，但是……那個鬼東西罵着一直可闖進屋子來了……他

已在飯廳站着呢……

波：（惱起來。）好，請他進來……這樣無禮的東西！

（綠克出。）

波：這人多討厭！他來我這裏幹什麼來了？爲什麼他來攪擾我？（嘆息。）唉，

這真是逼得我要到尼庵裏去……（沈思。）是的，到尼庵裏去……

第四場

波波瓦，絲克與史米諾夫。

史：（進來，向絲克。）你這混蛋東西，愛多說廢話！……你這蠢驢！（看見波波瓦，裝着很有身分的樣子。）太太，我是退職的砲隊中尉，是地主格利戈史米諾夫，因為有點很要緊的事情，不得已才來煩擾你……

波：（不給他握手。）什麼事？

史：你的先夫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欠我兩張期票，共一千二百盧布。因為明天要到農業銀行去付息金，所以我到你這裏來問問；太太，請今天把我這筆款子還了吧！

波：一千二百元……我丈夫爲什麼欠你的錢？

史：……他買我的牲口料。

波：（嘆息，向綠克說。）綠克，別忘了，叫多給多比倒點料吃！（綠克出，波波互向史米諾夫。）如果尼古拉欠你的錢，當然我是要還你的；但是對不起，今天實在沒有錢，到後天我的管賬的從城裏回來的時候，我好吩咐叫他還你，欠你多少，就還你多少，只是現在實在不能滿足你的要求……並且今天恰好又是我丈夫死後的第七個月，我心緒不好，很不願意提這些賬債的事！

史：我現在實在很不行，如果我明天不去付息金，我立刻就要破產了！我的產業就要被人家查封了！

波：到後天你來取你的錢。

史：我後天不用錢，我今天用錢的。

波：對不起，今天不能夠還你的錢。

史：我等不到後天。

波： 如果我現在沒有錢怎麼辦！

史： 這這樣，今天不能還錢嗎？

波： 不能……

史： 呵！……就這樣了嗎？

波： 是的，就是這樣。

史： 就這樣了嗎？是的嗎？

波： 是的。

史： 呵！謝謝你！忘不了你就是了！（聳着肩。）這樣還想叫我不生氣！剛才在

路上遇見一位稅務員，他還問我說：格利戈，你爲什麼常常生氣？照這樣我怎能不生氣？我急着用錢急的要命，昨天早上天不明我就到各賬戶那兒去要錢，那怕有一個人給我錢也好受些！我好像一個喪家之犬一樣，夜裏過夜睡在一個猶太人酒店裏的酒樽旁邊……後來離家走了一百四十多里地，來到這裏，希望要幾個錢，不料她

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我怎能够不生氣？

波：我已經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的管賬的從城裏回來就給你。

史：我來不是找你的管賬的，是找你的！誰同你的鬼東西管賬的有什麼關係！

波：對不起，先生！我受不了你這樣的話，聽不慣你這樣的口氣！我不願再聽你的話！（疾走出門。）

第五場

史米諾夫（一人。）

史：好奇怪！你的心緒不好……七個月以前你的丈夫死了！……可是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我問你：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呵！你的丈夫死了！……心緒不好……還要玩些什麼亂七八糟的鬼計……你的管賬的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你叫我

怎麼辦呢？我能坐氣球飛了去躲債不成嗎？怎麼辦呢？再不然叫我碰死到牆上嗎？去到格魯德夫家裏——他不在家，亞洛先維其呢，躲開了，顧利琴呢，大罵了一架，我幾乎要隔窗子把他擲出去，馬祝多夫呢，正在害霍亂病；到她這裏，她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這些無賴東西連一個錢也不還我！這都是因為我這老廢物好說話，把他們都養慣了！呵！等等看！你看我怎樣！我不願你們來拿我開心！不給我錢我就住到這裏！唉！今天真倒霉！真氣死我！氣的我渾身都亂戰了！唉！天呵！把我要氣昏了！（大叫。）聽差！

第六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綠：（進來。）要什麼？

史：拿點汽水或水來！

(綠克出。)

史：這叫什麼理！人家急着用錢急的幾乎要上吊了；但是她不給錢不講，反來還說些不願辦這些關於賬債的事！……這真是婦人女子，會講些糊塗理！所以我向來都不願同這些女人們講話，我情願坐到火藥桶上都比同這些女人講話好多！唉，真氣死我！我氣得毛髮都豎起來了！我只要遠遠的看見她們，就要駭得毛骨聳然，喊叫救命了！

第七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綠：(進來，奉上茶。)太太病了，不見客。

史：走開！

(綠克出。)

史：病了，不見客！我也用不着招待……你不拿錢來我總是不走。你病一禮

拜我住一禮拜……病一年我就住一年……你總算是欠我的錢，你的喪服和笑窩都打動不了我的心……這些笑窩我們見識過的！（走到窗子跟前叫道。）西門，把馬卸了！我們不走！我就住在這兒！告訴馬房裏叫把馬喂喂！你這畜牲！你還將馬韁繩捆着！

（嘲弄着。）不要緊……我給你——不要緊！（離開窗子。）真不好過……真熱的受不了，沒有一個人還我錢，夜裏又睡不着，不料到了這裏她又數落了些她的心緒……真把我氣得頭痛……喝點酒吧，怎麼呢？好，喝杯酒再說！（叫道。）聽差！

綠：（進來。）要什麼？

史：拿杯酒來！

（綠出）

史：嘿！（坐下，環顧周身。）很好，很不錯！好像灰驢一樣；靴子弄得這麼樣髒，臉也不洗，頭也不梳，弄一身草……她還把我當強盜看，還想怎麼好！（打哈

的，是要賬的人，這樣對於要賬的人沒有什麼……

綠：（進來，奉上酒。）先生，你太隨便了……

史：（激怒。）什麼？

綠：我……我不過……我……

史：你同誰說話！不許你開口！

綠：（站到旁邊。）這不曉得是什麼魔鬼來作怪來了……（出。）

史：唉！真氣死我！我恨不得把地球都搗碎了……真把我弄昏了……（大叫。）

聽差！

第八場

波波瓦與史米諾夫。

波：（進來，低着頭。）先生，我一個人清靜慣了，我受不了這樣的吵鬧，我十分的懇求你，請你不要擾亂我吧！

史：給我錢，我就走。

波：我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現在沒有錢，請你等到後天來。

史：我也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不是後天用錢，是今天用錢的。如果你今天不給我錢，到後天我只好吊死了。

波：如果我沒有錢怎麼辦？真奇怪！

史：那麼你現在不給我錢嗎？不能還嗎？

波：不能……

史：好，那麼我就坐在這兒……只要你_不給我錢……（坐下。）後天還嗎？好吧！我就這樣一直坐到後天！（跳起來。）我問你：我明天要不要去付息金？……或者你以為我是鬧玩笑嗎？

波：先生，請你不要吵！這兒不是馬圈！

史：我問你的是不馬圈——是我明天要去付息金不要去？

波：你在女子面前太放肆了！

史：不，我一點也不放肆！

波：不，太放肆了！你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很粗野的人！有品格的人對

女子說話不是這樣的！

史：嘿！好奇怪！你叫我怎樣同你說話？說法國話嗎？怎麼呢？（激怒，咕嚕說

道）『媽如姆、日烏普利……（Madame, ye vous prie……太太我請問你……）』你不給我

錢，我真幸福……呵！對不起，我擾亂你！呵！今天好美麗的天氣呵！這孝服把你

稱得多麼俏皮呵！（向她鞠躬。）

波：又呆又蠢！

史：（嘲弄。）又呆又蠢！我在女子面前太放肆！太太，我這一輩子見的女人比

你見的喜雀還多呢！我因為女子決鬥了三次，我拋棄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拋棄了我！的確的！從前我也曾當過傻子，拿着那極溫柔的心情，極甜蜜的語言，竭力的去逢迎她們，恭維她們；有時候對着月兒嘆息，有時候受盡痛苦和煩惱，有時候心裏發跳；用盡我的心血去愛她們，愛的幾乎要發瘋了！整天好像喜雀一樣，高唱着解放；把我的一半家產都揮霍到溫柔鄉中，可是現在是不行了！現在你們騙不了我了！這已經修了！那些烏黑的睛珠，柔情的秋波，玫瑰色的嘴唇，引人魂消的笑窩，在那月波之下，低微的蜜語，顫動的嘆息——太太，這些我現在連一個制錢也不拘了！我並不是說你的，我是說一般的女人的；她們從小以至于到了長大，都是不壞好意，陰險殘忍，謔誣嫌怨，胡說亂道，撒謊幾乎要撒到入骨了！可是要講到這個東西呢，（拍着自己的額。）呵！對不起，我說話太不留情面了！就是一個喜雀都比這些女子要好十倍！如果你看一看那美人的外面，嫵嫵媚媚，簡直同天仙一般，真叫人魂都飛了！可是你要往她心裏看一看——那真是鱷魚一樣呵！（抓着椅子背，將椅

子破碎。最可惡的就是這種鱷魚總常常想着那愛情是她的特權，是她的專賣權！可是她除了愛小狗之外還會愛誰？如果我說的話不真，我願天誅地滅！她的愛情就只會嗚嗚咽咽的哭泣！她只會乘着男子犧牲，受痛苦的時候，她好去作出種種搖頭擺尾的媚態去騙他！幸虧你也是一個女子，那麼按着你自己的心也就可以知道一般女子的心性了！請你說句良心話：你一生見過女子真能守節不變的沒有？沒有這回事！能够守節不變的只有那老媽子和醜而不堪的傻瓜！到了貓長角，烏鴉變白的時候，你也見不到一個能守節的女子呵！

波： 請問你：你以為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嗎？

史： 是的，是男子！

波： 男子！（冷笑。）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真是奇聞！（激烈。）你有什么權柄敢來說這種話？男子對於愛情是不變的！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告訴你，我所知道的男子最好的就是我的丈夫了……我那樣的愛他；拿我的全生命去愛他，凡年輕有

思想的女人所能愛到的我都去愛他；把我自己青春的年華，幸福，生命，財產統統都交給了他，把他當做我的生命一樣看待，可是你猜怎樣呢？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子，還是毫無良心的步步來欺騙我！他死了之後，我在他桌子上找到了滿滿一匣子情書，在他活着的時候——唉，這真是不堪回想呵！——他常常整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當着我的面去和別的女子通情，欺騙我，揮霍我的金錢，拿着我的愛情去開玩笑……雖然如此，我還是愛他，給他守節……甚至他死了之後，我還是一樣的給他守節不變；我永遠把我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裏邊，至死都不脫去我的喪服……

史：（輕視的笑着。）喪服！……：我不知道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彷彿你想着我不知道你為什麼穿着這喪服，把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裏似的！這真是神祕奧妙極了！這樣叫那些趕趕的武士或青年的詩人，從你宅前經過的時候，望着你的窗子必悠然想道：『這兒住的是神祕的達瑪拉（註），她因為對於她丈夫的愛情，遂把自己葬埋到這四堵牆裏邊！』我們知道這些把戲呵！

注：達瑪拉是李門托夫所著魔鬼島裏邊的女主人公；是格魯季國（在高加索）的公主，是黑瞎

美人。據李氏詩中所說：達瑪拉曾被一個魔鬼愛上，後來達瑪拉避他的愛，逃入尼庵，死在那兒。

波：（臉紅）什麼？你怎敢對我說這些話？

史：你把你自已活埋了，但是還忘不了往自己臉上撲粉呵！

波：你怎敢同我說這樣的話？

史：請你別吵，我不是你的管賬的！我有什麼說什麼。我不是婦人女子，我

說話是很爽直痛快！請你不要吵！

波：不是我吵！是你吵的！請走開！

史：給我錢我就走！

波：我不給你錢！

史：不行，得給我錢！

波：我就來氣氣你，一個制錢也不給你！走開！

史：我沒有這種福氣，我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請你不要給我玩這些把戲！（坐下。）我不愛這些！

波：（氣的發喘。）你就坐在這裏了嗎？

史：就坐在這裏。

波：請走開！

史：把錢拿來……（到旁邊。）唉，真氣死我！真氣死我！

波：我不願同這些不要臉的人講話！滾開！（少停。）你不走嗎？不嗎？

史：不走。

波：不走嗎？

史：不走！

波：好！（按鈴。）

第九場

同上人與綠克。

波： 綠克，把這位先生拉出去！

綠： （走到史米諾夫跟前。）先生，太太吩咐了，請你走吧！在這裏沒有……

史： （跳起來。）不許你開口！你同誰說話？再說我殺吃你！

綠： （搥胸。）唉呀！……天呀！……（倒到椅子上。）唉呀！我昏了！我昏了！要

命呀！

波： 姐霞在那裏？姐霞？（叫道。）姐霞！白拉格亞！姐霞！（接鈴。）

綠： 唉呀！她們都出去摘野菜去了！……沒有一個人在家……我昏了！拿

口茶喝喝呀！

波： 請滾開！

史： 請你放規矩一點吧！

波：（握拳，頓着足。）你這祖人！你這蠢貨！你這混蛋！怪物！

史：怎麼？你說什麼？

波：我說你是蠢貨！怪物！

史：（垂身上前。）我請問你，你有什麼權力欺負我？

波：是的，我欺負你了！……怎麼樣？你當我怕你嗎？

史：你以為你是女人，便有權力無故的來欺負人嗎？是的嗎？去決鬥吧！

綠：老爺！……好老爺！拿點茶呀！

史：決鬥嚮！

波：你以為你有很大的拳頭，牛大的嗓子，你便以為我怕你了嗎？是的嗎？

你真蠢貨！

史：決鬥嚮！我無論誰都不讓他來欺負我！我不管她什麼女子，什麼纖弱的

女子！

波：（用力叫道。）你這蠢貨！蠢貨！蠢貨！

史：現在我們可以拋開一切的偏見，這僅是一個男子本着義氣去雪他的恥辱！平權！這就叫做男女平權！去決鬥吧！

波：你要決鬥嗎？好！

史：即刻去！

波：即刻去！我丈夫死後還留下兩枝手鎗……我現在去取……（急遽的走去，忽又轉回來。）我將一鎗打到你的鐵面上！敲死了你！（出。）

史：我要打她好像打一隻小雞一樣！我不是小孩子，不是容易動情的小狗！我管她什麼女子不女子！

綠：我的好老爺！……（跪下來。）請你開開恩，可憐可憐我這老頭子吧！請走吧！就這就要把我駭死了，還要決鬥呢！

史：（不聽他。）決鬥，這就是男女平權，婦女解放，兩性平等！按理我也要打

她！呵，這是什麼女子？（嘲弄。）敲死了你！……我一鎗打到你的鐵面上……這是什麼女子？紅着面孔，瞪着眼睛……竟來答應和我決鬥！這樣的女子真是我一生才見頭一次……

綠：老爺！請走吧！我永遠祝福你！

史：這是婦人女子！這個我明白！真是婦人女子！不是那扭扭捏捏，懦弱無能的女子；她像火一樣，炸藥一樣，火箭一樣！打死了她，也覺可惜呵！

綠：（哭着。）老爺……我的好老爺！你走吧！

史：我真喜歡她！真喜歡她！那令人魂消的笑窩，我真愛她！我也不問她欠我的賬了……我的氣也消了……呵！她的魔力真大呵！

第十場

同上人與波波瓦。

波：〔拿着手鎗進來。〕這不是手鎗……但是在我們決鬥以前，請你先教我這手鎗怎樣放法……我向來還沒有放過手鎗呢。

綠：老天來救救命吧……我去找園丁，車夫去……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大禍呀！……〔出。〕

史：〔檢看着手鎗。〕你瞧，手鎗有幾種幾樣的……有一種是專為決鬥用的手鎗，叫做毛及麥爾牌子的，你這兩枝手鎗是斯米特和維耶生牌子的，是三響的，鎗彈的火帽在中心的……這手鎗很不錯，這兩枝手鎗至少得九十塊錢……拿的時候要這麼樣……〔向旁。〕喂！眼睛！真是媚人的眼睛呵！

波：這樣麼？

史：不錯，這麼樣……然後再搬起機頭……這樣的描準……把頭少向後一點！手伸直！很好……就這麼着……然後再用這個指頭把這個小東西一搬就得了……不過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慌，描準的時候不要着急……不要叫手搖動。

波：好……在屋裏放鎗很不方便，我們到花園去吧！

史：走，不過我預先聲明；我的鎗要往空中放。

波：這那裏話！爲什麼呢？

史：因爲……因爲……這是我的事，爲什麼！

波：你怯了嗎？是的嗎？呵！不，先生，你不要變掛！請跟我來！我的鎗彈

打不到你的腦袋上我總不甘心！……這個腦袋我實在討厭！你怯了嗎？

史：是的，我怯了！

波：胡扯！你爲什麼不想去決鬥了？

史：因爲……因爲……我愛你！

波：（冷笑。）他愛我！他竟敢說他愛我！（指着門。）請吧！

史：（默然放下手鎗，拿着帽子走去，走到門口站着，兩人默然互相注視着有半分鐘的光景；後來

他躊躇的走向她說。）呵……你還生氣嗎？我簡直像發了瘋一樣，但是，你要知道……這

怎麼說好……是這麼一回事，你看，是這麼一回事，到底……（叫道。）呵，我愛你，難道我還愛錯了嗎？（抓着椅子背，將椅子摔碎。）怎麼你的家俱這麼樣脆！我愛你！你明白嗎？我……我差不多跳到你的情網裏了！

波： 走開——我討厭你！

William the first

史： 呵，好美麗的人兒呵！我生來沒有見過這樣美的人！我上當了！中魔了！好像老鼠一樣跳到籠裏了！

波： 走開，不然我就要放鎗了！

史： 放吧！你知道我死在這雙媚人的眼睛之下，死在這柔美的小手握着那手鎗之下，我是何等的榮幸呵！……我發瘋了！請你即刻想想決定吧，因為如果我從這兒出去之後，我們永遠就不能見面了！決定吧！……我是一個貴族，是很體面的人，每年有一萬元的收入……我會放鎗……我有好馬……你願意嫁給我嗎？

波： （大怒，用手鎗指示着。）決鬥呵！決鬥！

史：我瘋了！……什麼也不明白了……（叫道。）聽差，拿點茶來！

波：（喊着。）決鬥呵！

史：我瘋了，中情魔了，我簡直好像小孩子一樣，好像傻子一樣了！（抓着她手，她痛的大叫起來。）我愛你！（跪下。）愛的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愛過！我拋棄了十二個女子，九個女子拋棄了我，但是我沒有一個愛的能夠像愛你這樣……我被軟化了，征服了……好像傻子一樣跪到你面前向你求婚……真是丟臉呵！我賭咒我五年了都沒有愛過人，想不到又中了魔，來跳到你的圈子裏了！我向你求婚，你願意是不願意？不願意嗎？不願意就算了！（站起來，快着向門走去。）

波：等一等……

史：（站住。）怎麼？

波：沒有什麼？走吧！走吧！……但是，等一等……不，走吧，走吧！我討厭你！但是，別……別走！唉，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的生氣，怎麼樣的生氣！（把手鉤

擲到桌子上。拿這討厭的東西把我指頭都弄麻木了……（氣的把手帕撕破。）你爲什麼還站着？滾吧！

史：再見吧。

波：是的，是的，走吧！……（喊道。）你到那去？等一等……但是，去你的吧！唉，我是多麼生氣！別到我跟前來，別到我跟前來！

史：（向前，跟前走着。）我真愛你！愛的要發瘋了！好像小學生一樣跪下來了……我渾身都發顫了……（很凶莽的樣子。）我愛你！我真愛死你了！我明天要去付息金，莊稼也收得了，可是又碰上了你……（摟住他的腰。）永遠我都不原諒我這一回……

波：走開！撒開手！我……我恨你恨極了！決……決鬥呀！（作長久的接吻。）

第十一場

同上人與蘇克帶着斧子，園丁拿着耪子，車夫拿着鋤子，工人拿着杆子。

綠：（看見一對接吻的人。）天呀！（少停。）

波：（睜開眼睛。）綠克，告訴馬房裏，今天不要給多比餵料了。

——幕下——

劇 趣 幕 獨

婚 求

著 甫 霍 柴

人 物

史德潘（名）丘布珂夫（姓）——地主。

娜姐麗亞——其女，年二十五歲。

伊凡（名）洛莫夫（姓）——丘布珂夫的鄰人，強壯，肥胖，

而且善疑的地主。

此劇發生於丘布珂夫的家裏。

布 景

丘布珂夫家中的一座客廳。

第一場

丘布珂夫與洛莫夫（穿著大禮服，戴著白手套入。）

丘：（向他跟前走齊，遇見他。）呵，是你來了！伊凡！真是稀客！（握手。）實在想不到……你好吧？

洛：謝謝你。你怎麼樣？

丘：託福託福，我還好。請坐……把鄰家都忘了是很不好的。呵，你爲什麼這樣整齊？穿著大禮服，戴著白手套，難道你到那裏去的嗎？

洛：不，我專來拜會你的，史德潘先生。

丘：那麼你爲什麼還穿起大禮服，這麼樣的漂亮呢？真好像新年去拜客的一樣！

洛：你瞧，是這麼一回事。（雙手搭到他肩上。）史德潘，我有一點事情來打攪你。我來請你幫助我也不止一次了，不過你總是說……但是，請你原諒我，我實在急得很。讓我喝口茶再說吧。（喝茶。）

丘：（向旁。）來要錢的吧！不給他！（向他。）什麼一回事？

洛：你瞧，史德潘先生……對不起，先生……就是，我心裏實在急得很，總而言之，只有你一個人能幫助我……雖然我沒有給你効過一點勞；並且我也難得說出口來請你幫助我……

丘：哈哈，別要胡亂拉扯了吧，寶貝！一口說出來吧！唔？

洛：就說……我就說……是這麼一回事，我是來向你的姑娘娜姐麗亞求婚的。

丘：（很歡喜的樣子。）好寶貝！伊凡！請你再說一遍，我沒有聽清楚！

洛：我請你……

丘：（打斷他的話。）我的好寶貝！……我是真喜歡的很……真是喜歡的了不得

……（繼續着他，接吻。）我早都願意，我常常都有這個意思。（流下淚來。）我的好寶貝，我素來把你當我的親孩子一樣愛你。我一定成全你們的愛，我十分的願意……我怎麼站着好像傻子一樣呢？我快活瘋了！真是瘋了！哈哈，我實心實意的……我去叫娜姐去！

洛：（很激動。）唐德潘先生，你想怎麼樣，我能得到她的允許嗎？

丘：那一定……有這樣一個漂亮角她怎能不允許呢！她一定會愛上你的……我就來！（出。）

洛： 呵呀……我渾身都發顫的好像小學生臨場考試的一樣！這真是終身的大事——要早些解決的！如果還要常常的猶豫不定，說些廢話，一心想得一個理想的美人，或真正有情的女子做老婆，那一輩子也娶不來人了……呵！……娜姐麗亞是很有本事的女子；又好看，又有才問……我還想要什麼呢？唉，我急的耳朵裏都響起來了。(喝茶。)我不娶是不行的……第一層我的年齡已經三十五歲，這麼說起來，是不能再等了。第二層，我要有個家庭，過雨天好生活……我有種心病，常常心痛，我性情又暴躁，常常發急……現在我的嘴唇都顫起來了，右眼皮也跳起來了……最怕的就是睡覺的時候，我一躺到床上要睡的時候，左脇就忽然起拘攣了！並且一直要痛到肩膀和頭頂上……我爬起來跳躍着好像瘋子一樣，走來走去的走幾步又躺下，再去睡去，可是剛一合眼，我的脇筋又拘攣了！這樣差不多每夜要有二十回……

第三場

娜姐麗亞與洛莫夫。

娜：（進來。）唔！原來是你呵！那麼我爸爸却給我說；你去吧，那裏有一位商人來買貨物來了。早安，伊凡！

洛：早安！娜姐麗亞！

娜：對不起，我還是東着圍裙，穿着便衣……我們正在淘豌豆做乾豆呢。你爲什麼這好久都不到我們這裏來？請坐吧……（坐下。）請在這裏吃早飯吧？

洛：不，謝謝你，我已經偏過了。

娜：抽煙吧……這裏有洋火……今天天氣實在是好，昨天下了那樣大的雨，夥計們整天什麼都不能做。你的莊稼收的好吧？我正在愁着怕我的莊稼焦到地裏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你穿着這大禮服！這真是稀罕！到跳舞會去的嗎？怎麼打扮得這樣俏皮……實在你爲什麼穿得這樣好看？

洛：（發急的樣子。）你瞧，好娜姐麗亞……我請你聽我的話……這當然你一定
要很奇怪，也許要生氣，不過我……（向旁。）這真是難說出口來！

娜：是什麼一回事？（少停。）唔？

洛：我乾脆說吧；好姑娘，我從小就知道你們的。你知道我是承繼了我先伯母
和她丈夫的遺產的。他們和你的老人家都是很要好的。我們洛莫夫的家族和丘布珂
夫的家族，從來的交情是很不錯的，這簡直可以說同親戚一樣。並且你知道我的田
地同你的田地也緊緊的相連着的。如果你一想就可以想起來我的沃樂微草地同你的
樺樹林相連着呢。

娜：對不起！我問你：你說『我的沃樂微草地……』難道那是你的嗎？

洛：是我的……

娜：這那裏話！沃樂微草地是我們的，不是你的！

洛：不，是我的，娜姐麗亞。

娜：這真是教我奇怪的很。從那裏看那是你的？

洛：怎麼從那兒看？我說那個沃樂微草地就是你的樺樹林同戈列爾池的中間

突出的那一塊地方。

娜：是的，不錯，那是我們的……

洛：不，你記錯了，娜姐麗亞——那是我們的。

娜：請你想一想，伊凡！那地到你手裏很久了嗎？

洛：怎麼很久？我記得那原來就是我們的。

娜：對不起！我實在不明白！

洛：好姑娘，我有契約可以做證據的。沃樂微草地在從前還起過爭端，這是實在的；現在誰都知道這是我們的，真用不着再來爭執。你知道，我怕母的祖母，無期限無稜租的把這草地交給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教他們在那兒燒磚；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白白的拿着這田地坐享了四十多年的利，居然就把那地當成自己的

了。後來在頒布解放農奴命令的時候……

娜： 完全不是照你所說的這麼一回事！我祖父同我的曾祖父，都說他們的地邊達到戈列爾池旁邊——就是沃樂微原來還是我們的，在此還爭執什麼？——我真不明白！這真是胡搗亂！

洛： 我拿契約給你看一看，娜姐麗亞！

娜： 不，你簡直是胡搗亂！簡直是拿我開心……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這地在我們手裏差不多三百多年了，現在忽然說這不是我們的！伊凡！對不起，我不相信你這話……那沃樂微本來不算什麼；那一共五畝地，大約也不過值得三百塊錢，無論你說什麼都可以，只是這樣無理我真不受。

洛： 請你聽我說！我已經告訴你，說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爲我伯母的祖母燒過磚燼；我伯母的祖母對他們是很不錯的……

娜： 祖父，祖母，伯母……我一點也不明白！那草地是我們的，說來說去還

是我們的！

洛： 我的！

娜： 我們的！就是你再辯証兩天，再穿上十五件大禮服，可是那地總還是我們的，我們的！……你的我不要，我的我連一寸也不願失去……隨你便！

洛： 娜姐麗亞，那地我不要，只是按理我不能不爭。如果你要，我就把他送給你。

娜： 那原來是我的，何須叫你來做人情呢！……真是怪事，伊凡！我們向來都拿好鄰居，好朋友待你；去年我們將我們的打禾機借給你，因為這個，我們到十一月才把莊稼打完。可是你呢，對我們簡直同無賴一樣！對不起，這不是鄰居相處的道理，這簡直是無法無天的惡棍，如果你想……

洛： 照你這樣看來，我不是成了一個騙子手嗎？姑娘，我向來沒有霸佔過人家的田地，並且無論誰也不讓他拿這個罪名來加到我身上……（快着走到茶杯跟前喝了一口

茶。沃樂微草地是我的！

娜：豈有此理，我們的！

洛：我對！

娜：豈有此理！我叫你看一看！今天我就打發我的夥計到那草地去！

洛：什麼？

娜：今天我的夥計就到那裏去！

洛：我把他們趕出去！

娜：你敢！

洛：（趨前。）沃樂微草地是我的！你明白不明白？那是我的！

娜：請你不要吵！在你自己家裏那怕氣的把你自己的嗓子吵啞呢！只是在這

裏要請你自己約束一點，有點分寸！

洛：姑娘，如果我心裏不這樣的煩，不這樣的跳，那我還有好多的話同你講

呢！（大吶着。）沃樂微草地是我的！

娜： 是我們的！

洛： 我的！

娜： 我們的！

洛： 我的！

第四場

同上人與丘布珂夫。

丘： （入。）怎麼一回事？吵什麼呢？

娜： 爸爸，請你給這位先生解釋解釋，沃樂微草地到底是屬於誰的：是我們的，還是他的呢？

丘： （向他。）寶貝，那草地是我們的！

洛：史德潘先生，我請問你，那怎麼是你的？請你仔細想一下！我伯母的祖母那時候不要稷租把這草地交給你祖父的農人。那農人拿這田地享了四十多年的利，慢慢的居然就把他當做自己的了。後來在頒布解放農奴命令的時候……

丘：寶貝，我請問你……你忘記了那農人沒有付你祖母的稷租，因那時這草地還正在爭執着呢……可是到現在狗都知道那是我們的。那地圖想必是你沒有見過吧！

洛：可是我可以給你證明那地是我的！

丘：別證明了，寶貝！

洛：不，我給你證據看一看！

丘：寶貝，你爲什麼這樣的吵？吵吧，吵吵也不能算完事的！你的田地我不要，可是我的我連一寸也不放棄！何苦來呢？寶貝，如果你要那草地，那麼，我寧可把他送給農人都不給你！

洛：我真不明白！你有什么權柄敢拿着人家的財產送人？

丘：有沒有不關你的事，我受不慣你這樣的口氣！我比你年長兩倍，請你同我講話有點分寸！

洛：不，你簡直是把我當傻子看，拿我開心！說我的田地是你的，並且還要教我客客氣氣的和您講話！先生，好鄰居絕不出此！你不是鄰居，簡直是強盜！

丘：什麼？你說什麼？

娜：爸爸，現在就打發夥計到沃樂微去吧！

丘：（向洛莫火。）你說什麼，先生？

娜：沃樂微草地是我們的！我不讓步，不讓步，不讓步！

洛：我們看一看吧！我去到法庭叫給你證明那是我的！

丘：法庭嗎？先生，讓你去吧！去吧！我知道你是專等機會去打官司呢……

真是詭計成性！你們一族人都是愛打官司的！真是！

洛：請你不要侮辱我的宗族！洛莫夫的宗族都是很正經的，都沒有一個好像你的伯父一樣，專打官司騙人呢！

丘：你們洛莫夫一族下都是瘋子！

娜：都是，都是，都是！

丘：你的祖父是個酒徒，你的小姑娘娜絲娘跟一個建築師偷跑了！……

洛：你的母親是一個彎腰！（搥胸。）我的脇筋又繃縮了……頭也痛起來了……

唉呀！拿點茶來！

丘：你父親是一個賭棍，又是個貪嘴吃的人！

娜：你的保姆是個少有的搬弄是非的人！

洛：我的左腿也麻木了……你是一個陰險的人……唉呀，心痛死了！……無

論誰你也瞞不住，你在選舉以前行賄……我眼裏都發火了……我的帽子在那裏？

娜：你這賤種？不要良心！可惡東西！

丘：你自己還是個毒惡的，奸詐的，陰險的人！

洛：我的帽子在那裏……心痛死了！……我往那裏走？門在那裏？唉呀！……

我快要死了……腿也抬不動了……（向門走去。）

丘：（與旁他。）從此再不要到我們家裏來！

娜：去起訴吧！我們走着看！

（洛莫夫踉蹌出。）

第五場

丘希河夫與娜麗亞。

丘：可憐了！（聲音發急的樣子走着。）

娜：這是什麼無聊漢？以後永遠不拿他當好鄰居看！

丘：真是個惡棍，蠢奴！

娜：這樣的可惡！虧估人家的田地，並且還敢怒罵相加！

丘：他這個怪物，這夜盲，這大胆的要來求婚！唔，他還來求婚！

娜：什麼求婚？

丘：的確！他是來向你求婚的！

娜：求婚？向我嗎？你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丘：我因為他穿着這個大禮服！他這個殺才！

娜：向我嗎？求婚嗎？唉呀！（倒到安樂椅上，呻吟着。）叫他回來！回來呀！唉

呀！叫他回來呀！

丘：叫誰回來？

娜：快些呀，快些呀！我昏了！叫他回來呀！（神經昏亂。）

丘：怎麼一回事？你怎麼呢？（拍着自己的頭。）我真是不幸的人！自殺吧！上吊

吧！真苦死我了！

娜： 我要死了！叫他回來呀！

丘： 哦！立刻就來，不要哭！（跑出。）

娜： （獨自呻吟着。）我們什麼都不提了！叫他回來呀！回來呀！

丘： （跑進來。）即刻就來！唉，我不管，你自己同他說吧！……

娜： （呻吟着。）回來呀！

丘： （大聲。）我給你說他就來了！唉！『女大當嫁！』真是不假！做父親的真是難！我死得了！真該死得了！罵了人，侮辱了人，把人家趕出去，還要叫他回家叫

回來！這總統都是你幹的事！……你幹的事！

娜： 不，是你幹的！

丘： 是的，我錯了！（洛英火在門口竄了一下。）唉！你自己去同他說吧！（出。）

第六場

洛：（沒精打采的進來。）心真痛……脚也麻木了……脇筋也收縮了……

娜：伊凡，我們剛才發脾氣，鬧了一大陣，請你原諒……我現在想起來了：

沃樂微草地實在是你的。

洛：心裏跳得真利害……我的草地……我兩眼都冒火了……

娜：你的，是你的草地……請坐吧……（坐下。）剛才才是我們的錯……

洛：我爭的是理……我並不是愛那田地，我是愛公理……

娜：是有理……讓我們來談別的事吧。

洛：並且我有憑據給你看：我伯母的祖母把那地交給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

娜：够了，別提這了吧……（向旁。）這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向他。）你快要預

備去打獵嗎？

洛：打松鷄嗎？姑娘，我想收畢莊稼就去。唉，你聽說了沒有？我真不幸！

你知道我的烏加達狗腿受傷了。

娜：真可惜！因為什麼受傷了？

洛：不知道……也須是脫骨了，或者教別的狗咬傷了……（嘆息。）最好的狗是不能拿價錢去估定的！我給美羅諾夫出了一百二十五塊錢買來的。

娜：你出的太多了，伊凡！

洛：據我看來，這真是便宜極了，這真是少有的狗！

娜：我爸爸的沃特加達狗才出了八十五塊錢；可是沃特加達比你的烏加達強得多了！

洛：沃特加達比烏加達強？這那裏話（笑）。沃特加達比烏加達強！

娜：當然強！沃特加達口又輕，又不大，就照着他的身段，敏捷，在沃卡尼次基一帶，是沒有再比他好的了！

洛：我請問你，娜姐麗亞，可是你忘記了他的下唇短呢；下唇短的狗是永遠

不會噙住東西的！

娜：下唇短嗎？這才是第一次聽到呢！

洛：的確，下唇比上唇短。

娜：你量過嗎？

洛：量過。這在他追逐的時候還可以，可是到了噙捕的時候就不成了……

娜：第一層，我的沃特加達是良種的，長毛的，是查蒲加和史達梅加兩狗所生的；可是你的是深雜色的，連那一類的也分不出來……又老又壞，好像劣馬一樣……

洛：老嗎？可是你給我五條沃特加達我還不給你換呢……你說是不是？烏加達是狗，可是你的沃特加達……唉，我們爭吵着實在可笑……像你的沃特加達到處都可以找到！二十五塊錢也就是最高的價錢了！

娜：伊凡，今天什麼魔鬼鑽到你心裏作怪呢！不是想出來草地是你的，就是

說烏加達比沃特加達強！我不愛人家不說心裏話；你當然知道沃特加達比你的壞種的烏加達強一百倍……爲什麼反來強和人家作對呢？

洛： 娜姐麗亞，我看你簡直把我當瞎子，獸子待！你知道你的沃特加達下唇短呢！

娜： 豈有此理！

洛： 下唇是短的！

娜： (啾啾)不對！

洛： 你吵什麼，姑娘？

娜： 你爲什麼胡說八道？真討厭！你的烏加達已經打傷了，可是還拿他來同我的沃特加達相比呢！

洛： 對不起，我不能再和你爭吵了，我的心痛起來了。

娜： 我認爲那些獵人比誰都能爭辯，可是比誰都不能理會！

洛：姑娘，請你別說吧……我的心碎了……（吵着。）別說吧！

娜：我要說，我非要叫你承認沃特加達比你的烏加達強一百倍我是不甘休的！

洛：壞一百倍！我願你的沃特加達早些死了！我的鬢角……眼睛都冒火了……肩膀……也痛起來了！

娜：可是你的壞種的烏加達用不着死，因為他已經是同死的一樣了！

洛：（哭。）別說吧！我的心碎了！

娜：我要說！

第七場

同上人及丘布珂夫。

丘：（入。）又是什麼一回事？

娜：爸爸，你真正說句良心話：那一個狗好——是我們的沃特加達好，還是他的烏加達好呢？

洛：史德潘，請你只說一句話：你的沃特加達下唇短不短？是不是？

丘：假使如此，這有什麼要緊呢！可是在這一帶比他好的狗簡直是沒有了！

洛：不是我的烏加達強些嗎？你說良心話！

丘：寶貝，別胡纏……你的烏加達自有他自己的好處；他的腿自然健壯，臀部有力，可是在這狗實在也有兩種短處：就是老和鼻子短。

洛：對不起，我的心痛起來了……我給你舉出證據來……請你想一想，那一次在馬綠絲金地方；我的烏加達同拉馬荷伯爵的狗並列的比賽着跑，可是你的沃特加達却足足的落後了一里地！

丘：落後，那是因為伯爵的馬夫用鞭子抽他了。

洛：不錯，凡是狗都會去追狐狸，可是沃特加達光只會欺負那小羊！

丘：沒有這回事！……寶貝，我火都上來了，請你別再搗亂吧！打他，因為人家都嫉妬他……不錯！人人都有嫉妬心的！先生，就連你也有這個毛病！一看見人家的狗好，就說起這個那個……我統統都明白！

洛：我也明白！

丘：（嘲弄。）我也明白！……你明白什麼？

洛：我的心痛死了……腿也麻木了……我不能……

娜：（嘲弄。）心痛死了……你是什麼獵人？你只有會在家裏做飯桶吧！你怎配講打獵呢！我心痛死了……

丘：對呀，你算什麼獵人？你既然有心痛病，就在家裏坐着好了！你連馬也不會騎；你出來打獵只會妨礙人家的狗！我起火了，別再吵吧！你真不配稱獵人！

洛：難道你配嗎？你祇會去拍伯爵的馬皮，行使你的陰謀詭計……我的心真痛呀……你是一個陰險的東西！

丘：什麼？我是陰險的東西？（慘）別說吧！

洛：好陰險的東西！

丘：你這小子！壞種！

洛：你這老東西！陰險的人！

丘：住嘴，不然我就用手鎗打死你！

洛：我統統都知道，什麼——唉呀！心痛死了！你挨過你老婆的打……我的

腿呀……鬚角呀……我滿眼都冒火了……要死了！要死了！……

丘：你做你管家的奴才！

洛：唉呀，唉呀，唉呀……心都碎了！肩膀要脫骨了……我的肩膀怎麼着

呢？……我要死了！

丘：你這小子！吃奶孩子！我昏了！（喝茶。）昏了！

娜：你配稱獵人嗎？你連馬都不會騎！（向她父親。）爸爸！他怎麼了？爸爸，

你看一看，爸爸！（驚叫着。）伊凡！他死了！

丘：我昏了！……氣塞住了！……氣塞住了！

娜：他死了嗎？（搖洛莫夫衣袖。）伊凡！伊凡！幹嗎呢？他死了！（倒到椅上。）醫生，叫醫生呀！（神經昏亂。）

丘：唉！……怎麼一回事？你要什麼？

娜：（呻吟。）他死了！……死了！

丘：誰死了？（看洛莫夫。）真死了！天呀！拿點茶來！快請醫生來！（拿杯茶送到洛莫夫口邊。）喝點茶吧！不，他不喝……一定是死了……我真是個不幸的人！我爲什麼不自殺？我爲什麼到現在還不自殺？我還等什麼呢？給我把刀子來！給我枝手鎗來！（洛莫夫微動了一下。）他好像又活了……喝點茶！……就是……

洛：我燒昏了……好像騰雲駕霧了一樣……我是在什麼地方呢？

丘：你們趕快結婚吧！她允許了！（把洛莫夫和他女兒的手拉在一起。）她允許了！我

祝福你們，只請你們讓我安生一下吧！

洛：唔？什麼？（起來。）你祝福誰？

丘：她允許了！唔？接吻吧……並且……你這鬼東西……

娜：（呻吟。）他又活了……是的，是的，我願意……

丘：接吻吧！

洛：唔？同誰？（向娜、麗亞接吻。）好快活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哈哈，是了，

我明白了……心痛起來了……眼也冒火了……我真幸福，娜、麗亞……（拍手。）脚也麻木了……

娜：我……我也真幸福……

丘：哦！好鬆快呀！……真好像大山從肩上卸下去了一樣！……

娜：但是，現在你還是應當要承認：烏加達比沃特加達壞！

洛：好！

娜： 壞！

丘： 呵！家庭的幸福開幕了！來香賓酒嚟！

洛： 好！

娜： 壞！壞！壞！

丘： （用力喊道。）來香賓酒嚟！來香賓酒嚟！

——幕下——

劇 趣 幕 獨

禮 婚

著 甫 霍 柴

人 物

葉都克穆(名)日加洛夫(姓)——退職的十四等文官。

娜絲姐霞——其妻。

姐沈加——其女。

愛潘美諾德(名)阿普洛泊夫(姓)——新郎。

斐得(名)李諾夫(姓)——退職的海軍中尉。

安得列(名)牛寧(姓)——保險公司的代理。

安娜(名)紫美錦娜(姓)——產婆，年三十歲，着深紅色衣服。

伊凡(名)亞吉(姓)——電報生。

荷蘭佩(名)德穆伯(姓)——麵包師，希臘人。

德美特(名)莫日戈偉(姓)——義勇艦隊的水手。

伴郎，跳舞的人，聽差及其他。

此劇發生於安得洛諾夫廚師的一座大客廳裏。

佈 景

一座大客廳。

紫美絲娜，亞吉同伴郎走着由舞臺上經過。

紫：不，不，不！

亞：（在後邊走着。）可憐！可憐！

伴郎：（在他們後邊跑着。）諸位，不要這麼樣子！你們到那裏去？是跳舞的嗎？

請跳舞吧！（都出去。）

（娜、亞與阿普、泊夫入。）

娜：你們拿這些話來擾亂我，還不如去跳舞呢！

阿：我並不是什麼史比諾左，用腳去畫一個圈子就得了。就是很守舊的人，

不會見過什麼空虛的愉快裏邊能夠得到安慰的。這並不是跳舞的事情。對不起，媽媽，我對你的行爲有好多都不明白；比方除過家具之外，爲着你的女兒你還答應給我兩張彩票。彩票在那裏呢？

娜：我的頭有點痛了……大概是因爲天氣不好……應該要暖和一點才好呢！

阿：你別來裝啞謎給我講廢話了。今天我知道你把彩票抵押了。對不起，媽媽，這樣的行爲不過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吧了。——我並不是一個利己主義的人，我並不是要你凶彩票，不過照理這是我應該得的，無論什麼人我都不讓他來騙我。我很替你的姑娘祝福；如果今天你不把彩票給我，我就把你的姑娘同飯一齊吞下去！我是很善心的人！

娜：（看着碟子，數着食具。）一，二，三，四，五……

聽差：廚子教請問一問怎麼上冰忌凌；用甜酒，是用馬德拉酒，或者什麼都不用呢？

阿：用甜酒。並且告訴主人說酒少了；教再預備一點戈素德那酒。（向繆絲姐。）並且你還答應我說約定將軍今天來到這裏吃晚飯。我問你，將軍在那裏呢？

娜：唉，這不是我的錯。

阿：是誰的錯呢？

娜：這是安得列的錯……昨天他到這裏給我說，他把那最真正的將軍帶來。（嘆息。）大概是找遍了找不着，不然他一定帶來了……這不是教我們很可惜嗎？對於我們的親孩子我們什麼也不在乎的。將軍，就是將軍……

阿：再說……誰都知道這回事，媽媽，就連你也在內，我還沒有同姐沈加結婚的時候，她同這電報生亞吉私通。你爲什麼允許他？難道你不知道我對這回事情很不高興嗎？

娜：唉，你怎麼着呢？愛潘美諾德，你結婚還不到一天咧，可來拿這些話來搶白我同姐沈加來了！要是再過一年該怎麼樣呢？你真討厭，唉，你真討厭！

吧！

阿：你不愛聽這老實話嗎？唉，你的行爲真是不正經。我請你放正經一點

（幾對跳舞的人由一個門裏出來，經過客廳，又由另一個門進去。在前邊的一對是伴郎同姐沈加，在後邊的爲亞吉同紫美。這後一對就留在客廳裏。日加洛夫同德穆伯進來向椅子走去。）

伴郎：（叫道。）休息吧！先生們，休息吧！（後臺的聲音。）休息吧！

（一對跳舞的人進來。）

亞：（向紫美）可憐！可憐！好美麗動人的安娜呵！

紫：唉，你這樣的人……我已經告訴了你，今天我不唱歌。

亞：我請求你唱一回吧！只唱一曲！可憐！請你只唱一曲吧！

紫：你真討厭……（坐下用扇子扇着。）

亞：不，你真是太無情了！在這樣冷酷無情的人，才能唱出這樣好聽的歌
音！對不起，有這樣好聽的聲音，丟開你那產婆的事，來到這音樂會上唱歌吧！

唉，比方你唱這前一段，真是再好沒有了……就是這一段……（唱。）『我愛你，愛還是枉然……』真是好聽呵！

紫：（唱。）我愛你，我的愛須是……『是這個嗎？

亞：就是這個！真是好聽呵！

紫：不，今天我不唱……給，用扇子給我搥搥……真是熱！（向阿普洛泊夫。）

愛潘美諾德，你爲什麼樣的憂鬱呢？難道新郎可以這樣嗎？你怎麼不害臊？你想什麼心事呢？

阿：結婚是很莊嚴的事情呵！應當要想的周到精密些！

紫：你們這些可惡的好疑惑的人！同你們在一塊把我的氣都悶塞住了……讓

我順一順氣吧！聽見沒有？讓我順一順氣吧！（唱。）

亞：好呵！真好聽呵！

紫：給我搥搥，給我搥搥，不然我覺得我的心即刻都要炸裂了！請告訴我

吧，我爲什麼如此的氣悶呢？

亞： 這是因爲你出汗出的太過火了……

紫： 呸！你這蠢貨！你怎麼這樣的信口開河！

亞： 對不起！自然你是同貴族社會往來慣了……

紫： 唉！教我安生一下吧！教我暢快一點吧！給我搨搨，搨搨……

日： （向德穆伯。）再喝一杯，怎麼呢？（倒酒。）無論什麼時候喝酒都可以。最要緊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事情忘了。喝吧，可是別忘了自己的事情……在酒場上你爲什麼不喝呢？可以喝吧……請酒吧！（喝酒。）你們希臘有老虎嗎？

德： 有。

日： 獅子呢？

德： 獅子也有。在俄國什麼也沒有，可是在希臘什麼都有。在那裏有我的父親，伯叔，兄弟；可是在這裏什麼也沒有。

日： 哼……壺魚希臘有嗎？

德： 一切都有。

娜： （向夫）我們不要再隨便用點心了吧？時候到了，我們大家都坐下吧。不

要動這龍蝦……這是給將軍預備的。大概他還許來呢……

日： 龍蝦希臘有嗎？

德： 有……那裏什麼都有。

日： 哼……十四等文官有嗎？

紫： 我想着在希臘的空氣是多麼好呵！

日： 大概騙人的事情一定也很多吧！騙子，流氓，希臘人統統都是一個樣。

他賣給你金魚或海綿的時候，他自己等着叫你去還價錢。再喝一杯，怎麼呢？

娜： 這不是枉喝了嗎？大家都該坐得了。已經十一點多了……

日： 坐下就坐下吧。諸位，都請吧！請坐下吧！（叫道）請吃晚飯吧！諸位！

娜：諸位，都請坐下吧！

紫：（坐到棹旁。）別擾亂我的詩意的情緒吧！他是一個暴徒，奔向那狂風暴雨，好像在那兒有他的安息！讓我也到狂風暴雨裏去吧！

亞：（向旁。）好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子呵！我愛慕她！我十分的愛慕她。

（姐比加，莫日戈位，伴郎，跳舞的人，姑娘們及其他等都進來，大家都熱熱鬧鬧的在棹旁坐下；少停了一會，音樂奏起進行曲來。）

莫：（站起來。）諸位！最後我有幾句話要向大家說……我們預備了好多祝詞和演說詞，我們不要再等了，現在就來吧。諸位，請酌杯酒來祝新郎新婦吧！

（音樂奏起樂來；喝采，碰杯之聲聞起。）

莫：苦嚙！

衆聲：苦嚙！好苦嚙！（阿普洛泊夫與姐比加接吻。）

亞：好！好呀！諸位，我要說兩句公道話。就是這座客和一切真佈置得好極

了！實在是好極了！不過你們知道這裏美中不足的是什麼呢？對不起，就是沒有電燈！在世界各國都有了電燈，僅只一個俄國成了落後的了！

日：（深思着。）電燈……哼……我看那電燈不過是騙人的東西吧了……往那裏邊裝一小塊炭，就把人的眼睛哄住了！不，朋友，如果你供給人們的是燈光，不是炭，可是實體都可以拿到手裏的！你弄點火來——明白嗎？——火是天然的，不是抽象的！

亞：如果你見過電池是用什麼東西裝設成的，那你自然就不這樣來說了。

日：我不願看他，那都是些騙人的事情，老百姓是容易哄的……是容易被人剝削的……我知道他們……先生，你去同你的朋友喝酒，都比你去擁護那騙人的事情好得多呢！這是實在話！

阿：爸爸，我很贊成你的話。可是談這些學問有什麼意思呢？我並不是不愛科學上的發明，可是這些儘管還有別的時候呢！（向亞沈加。）你的意見怎麼樣，親愛

的？

姐：他們都是愛表示自己的博學多識，可是常常說的都是令人難懂的話。

娜：阿彌陀佛！無學無識的過了一輩子，現在把我這三姑娘嫁了這樣一個好的人！如果你嫌我們沒有學問，那麼你爲什麼到我們這裏來？去到你自己有學問的那裏去吧！

亞：娜絲姐，我素來是很敬重你們的，就是我談論到電燈，這也不是因爲我驕傲。我可以喝酒。我常常誠心的希望着姐沈加嫁一個好丈夫，可是在這個時候太難得了。現在個個人都是爲着利益，爲着金錢……時時等着機會要去結婚。

阿：這真是暗刺人！

亞：（害怕起來。）這並不是暗刺你……我並不是說你的……我這是說一般人的……對不起！大家都知道你們是爲着愛情的……那些嫁粧都不過是些瑣碎事。

娜：不，不是瑣碎事！說吧，先生，可就是不要胡說亂道！除了一千現盧布

之外，我們還贈送他三件女外套，臥床，及一切的家具，換換別的地方怕是難得這些嫁粧吧！

亞：我沒有什麼……家具實在是好家具……外套也是好外套……這是當然的……我的意思是他們生氣我暗刺了他。

娜：你沒有暗刺他，我們很照得起你的老人家，所以才請你來參與這婚禮，可是你竟說出這些話來。如果你知道阿普洛莫夫爲着利益而結婚，那麼你爲什麼先前不作聲呢？（淚下。）我可以養殖……教養……愛她……我很寶貴這綠色的金剛石，很愛我的女兒……

阿：你信眼嗎？謝謝你！多謝你！（向亞吉。）雖然你是我的朋友，可是我不讓你在別人的家裏這樣丟醜！請你走吧！

亞：怎麼？

阿：我望你做一個好像我一樣的有良心的人！總而言之，請你走吧！（音樂奏

清慶祝曲。

跳舞的人：（向阿普洛浦夫。）別管他！得了！這值得嗎？請坐吧！別管他好了！

亞：我不要緊……我……我實在不明白……好吧，我走就是了……對不起，不過你得還我五塊錢，這是你去年賭博借我的。再喝杯酒……就……就走，不過你得還我的錢。

跳舞的人：唉，得了，算了吧！這點小事情還值得嗎？

伴郎：（叫道。）祝新娘子的父母康健！

（音樂奏着慶祝曲，歡呼之聲四起。）

日：（很感激的樣子向一切的來賓行禮。）多謝！多謝！諸位！謝謝諸位不嫌棄我們，肯到我們家裏……謝謝諸位不以我們的出身微賤，肯到我們這裏來！我真是感謝得很！爲着大家我們什麼都不惜的！多謝！多謝！（接吻。）

姐：（向母親。）媽媽，你爲什麼哭起來呢？我是多麼樣的幸福呵！

呵：媽媽怕是想起要離別了。我還是勸她教她想著我們近來的談話好。

亞：娜絲姐，別哭了！你想想：什麼是人的眼淚？那不過是怯懦的有神經病的表現吧了！

日：黃色蘑菇希臘有嗎？

德：有。那裏什麼都有。

日：褐色蘑菇大概沒有吧。

德：褐色蘑菇也有。那裏什麼都有。

莫：德穆伯，輪着你演說了！諸位，讓他演說吧！

衆聲：（向德穆伯。）演說吧！演說吧！輪着你了！

德：爲什麼呢？我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

紫：不，不！不要推辭！輪着你了！站起來吧！

德：（局促不安的站了起來。）我可以說……俄羅斯與希臘。現在在俄國的人與在

希臘的人……和在海上航行的『加拉維亞』——在俄文的意思就是汽船，和在陸地上的火車。我很明白……我們是希臘人，你們是俄國人，而且我什麼也不用……我可以說……俄羅斯與希臘。（牛寧入。）

牛： 等一等，諸位，別吃了！等一等。娜絲如霞，請到這裏來一會！（引娜絲如霞到旁邊，喘着氣。）你聽着……將軍即刻就來了……究竟還是找着了……我真累了……

……是真的將軍……的確是將軍……年紀很高了，大概不是八十歲就是九十歲了……

娜： 他什麼時候來呢？

牛： 即刻就來。你一輩子都得要感謝我。不是將軍，簡直是寶貝！不是陸軍，是海軍！按着官級他是海軍中尉，按着他這官級和陸軍少將，或文官，都是一樣的——都是實在的高等文官，都是絕對的一樣，都是高級官職！

娜： 你不至於騙我吧，安得列？

牛： 難道我是騙子手嗎？怎麼呢？請放心吧！

娜：（嘆息。）安得列，我可不願意白花那些冤枉錢……

牛：請放心吧！不是將軍，簡直是畫上的人一般！（提高聲音。）我向他說：『大人，你完全把我們忘記了！把老朋友全都忘記了！』娜絲姐霞，我說話時簡直驕傲極了！（向椅子走去，坐下。）他說：『朋友，我請問你，如果我同新郎不認識我怎好去呢？』我說：唉，不要緊，大人，何必客氣呢？新郎是很不錯的人，是很真誠的人。他在當舖要作事，大人，你不要想他是下賤的人或是個無賴。我說現在在當舖作事的大概都是貴族夫人。他拍着我的肩，我同他吸着雪茄煙；他馬上就來了……等一等，諸位，別吃了……

阿：他什麼時候來呢？

牛：馬上就來。我從他那裏走的時候，他的套鞋已經穿上了。等一等，諸位，別吃了！

阿：那麼着要吩咐教奏樂吧……

牛：（叫道。）喂，樂隊！奏進行曲呀！

（音樂奏着進行曲。）

聽差：（報告。）李諾夫老爺來了！

（露絲和霞霞，日加洛夫與牛等往外跑去，遇見他，李諾夫入。）

娜：（行禮。）大人來了！歡迎！歡迎！

李：不敢當！不敢當！

日：大人，我們都是些無名小卒，不是有功名的人，都是些碌碌庸庸的人，請大人不要嫌棄我們。我們的首席是爲大人留的，我們爲着大人什麼都不憐惜的！

請吧！

李：我很愉快！

牛：讓我來介紹一下吧，大人！這位是新郎阿普洛泊夫，同他自己的新姑……不，同他自己的新婦！這位是亞吉，在電報局幹事！這位是麵包師德穆伯，是外國

人——是希臘國的人！這位是娥西卜！其餘的，其餘的……不用介紹了——都是些沒有聲望的人！請坐下吧！大人！

李：我很愉快！對不起，諸位，讓我給牛寧先生說兩句話。（引牛寧到旁邊。）老兄，我真有點害羞……你爲什麼稱呼我大人？你知道我不是將軍呵！我是海軍中尉——這個不過是個下級的官職。

牛：（附他耳上如同給燕子說話的一樣。）我知道，裴得，但是你必須要允許我們給你稱呼大人！家眷都在這裏呢！你知道他們都是很守舊的人，很崇拜舊人物的……

李：是了，如果是這樣……那自然……（向椅子走去。）我很是愉快！

娜：請坐，大人！請吃飯吧，大人！對不起，大人，你在家裏吃慣了山珍海味，今天到我們這兒來嘗一嘗這粗茶淡飯！

李：（沒聽清楚。）什麼？噫……是的。（少停。）是的……古來的人日常過生活都是很簡單的，並且他們都是很滿意。我雖是有官職的人，不過我的生活是過的很簡

單的……今天安得列到我那兒請我來參與你們的婚禮的時候，我說：如果我沒有熟人我怎好去呢？這很不方便呵！他就說：『他們都是很樸實，很守舊的人，一切的來賓都很歡迎……』自然……如果這樣……爲什麼呢？我非常愉快的！我一個人在家覺得很煩悶，所以才來參與你們的婚禮……我說如果能够同大家在一塊談談……我是很願意的……

日：這是實心話嗎，大人？多謝！多謝！我自己是很樸實的人，沒有欺騙過人，我很愛這樣樸實的人。請吃飯吧，大人！

阿：你退職很久了嗎，大人？

李：什麼？是的，是的……那麼……這個很不錯。是的……但是，我請問，這怎麼一回事？好苦的青魚……麵包也苦。實在不能吃呵！

衆聲：苦嚙！真苦嚙！

（阿普洛泊夫與姐沈加接吻。）

李： 嘻——嘻——嘻！……祝你們康健！（少停。）是的……古來的人都是很樸實，並且都覺得很滿意……我很愛樸實的人……我已經年老了，我在一八六五年就退職了……我已經七十二歲了……是的。那自然，從前我遇着宴會的時候，也是很愛漂亮的，但是……（看見英日戈偉。）你大概是水手吧？……

莫： 是的。

李： 哈哈……那髮……是的……在海上作事情真是難得很。有時候想着一件事情把腦子都要想痛了。每一個它都有他自己特別的意思！比方檣樓員攀着索梯上到前檣最下帆，和中檣之大帆！這是什麼意思？水手大概是明白吧！嘻——嘻。那精密的簡直同數學家一樣！

牛： 祝李大人康健！（音樂奏着樂，歡呼之聲闖起。）

亞： 大人，你現在談起在海上幹事不容易；可是難道在電報局作事是容易的嗎？大人，現在如果不懂法文和德文，無論誰也不能在電報局作事。我們最難的事

就是打電報。真是難得很！請你聽一下。（用肉叉敲着棹子，比仿着打電報的樣子。）

李：這是什麼意思？

亞：這就是；大人，我很佩服你的道德。你想這是很容易嗎？可不是！（敲着。）

李：你說高一點……我聽不見……

亞：這就是；太太，我把你抱到我的懷裏，我真幸福！

李：你說這是那一位太太？是的……（向莫日戈偉。）那麼，如果遇着風的時候，

應當……應當把那第三層帆和第四層帆張起來！這時候你要下令：檣樓員向索梯縱繩上把第三層帆和第四層帆……當你在那柱子上張帆的時候，應當在底下把第三層帆和第四層帆的帆下揚索，和帆架索……

伴郎：（站起來。）諸位先生太太們……

李：（打斷他的話。）是的……號令有幾種幾樣的……是的……那帆和第四層帆下索緊張着揚索！好了嗎？這是什麼意思？這很容易！你知道緊張着那帆和第四層

帆下索並且張起那揚索……一切都舉起來了！當第四層帆揚索和帆下隅索都一齊舉起來的時候，你仔細看一看，那帆揚索和帆下隅索統統一直都到頂上了，那帆和揚索都緊張着順着風的方向就……

牛：（向李請夫。）裴得，主婦請你談些別的話吧；這些都叫來賓不懂，並且很乾燥無味……

李：什麼？教誰覺得乾燥無味？（向莫日戈偉。）喂！如果你的船遇着逆風的時候，要趕快把帆下下來，改變路針，朝着順風駛行。這要怎麼樣下令呢？要這樣下令：都向上去！船轉向順風！……嘻——嘻……

牛：裴得，得了！請吃飯吧！

李：等他們都跑上來之後，即刻就下令：各就各位，船轉向順風！唉，這樣的生活，當你下號令的時候，你看那水手好像電閃似的跑到自己的地位，拉着帆和帆架索。這時候你忍不住要叫道：真是好漢！（噲着，咳嗽起來。）

伴郎：（忙着插嘴道。）今天我們大家都聚會到一塊，是來慶祝我們親愛的……

李：（打斷他的話。）是的！這些應當統統都要明白！比方拉開前橋下帆隅索，大帆隅索……

伴郎：（惱起來。）他爲什麼來打斷我的話？這麼一來，我們連一個祝詞也讀不成了！

娜：大人！我們都是些沒學問的人，這些我們一點也不懂，你不如給我們談些別的話吧！……

李：（沒聽清楚。）我吃過了，謝謝！你不是說驚嗎？謝謝……是的，我又想起來了……喂！你在海上航行的時候，一切的憂愁都忘掉了……（用戰慄的聲音說。）當你轉舵的時候，你記得那是多麼有趣呵！那一個水手不回到他從前張帆的事情呢？當剛下了號令的時候，叫他們都上去轉舵——那真好似電光一般，從一切上穿了過去！上自艦長，下至水手——一齊都被震動了……

紫：真是乾燥無味！乾燥無味！（都帶着怨恨的聲音。）

李：（沒聽清楚。）謝謝，我吃過了！（帶着很起勁的樣子。）一切都預備好了的時候，視線一齊都集中到艦長身上……副艦長就命令道：在右的帆架索員，在左的後檣樓員，都把對面的副轉桁索移到左邊。傾刻之間都去作……解開前檣最下帆隅索，船角帆隅索……都拋到右邊船梆上！（站起來。）船順風駛行，到後來帆不受風時，副艦長就下令：帆架索員留神！自己的眼睛要釘住那上帆，當帆不受風的時候，就要趕快轉舵，並且要大聲說道：大帆索解開！這時候大家都很敏捷的做去，沒有一點錯把舵轉好了！

娜：（發火。）將軍，你真丟醜……這樣大的年紀不知羞！

李：肉丸子嗎？我沒有吃過呢……謝謝！

娜：（大聲。）我說你這樣大的年紀不知羞！將軍，你真丟醜！

牛：（不安。）諸位，唉……這值得嗎？實在……

李：我不是將軍，是海軍中尉，按着陸軍的官級表上我和中尉相當。

娜：如果你不是將軍，那麼你爲什麼拿我們的錢？我們不拿着錢教你來獻

醜！

李：（疑惑。）什麼錢？

娜：你自知道是什麼錢！你大概從安得列手裏拿了二十五元錢吧……（向牛

寧。）安得列，這都是你的錯！我沒有教你去雇這樣的人！

牛：唉……算了吧！這值得嗎？

李：雇人……給錢……這什麼一回事？

阿：但是，我請問你……你沒有從安得列手裏拿了二十五元錢嗎？

李：什麼二十五元錢？（熟思。）是了！現在我都明白了……好可惡的事！好可

惡的事！

阿：你沒有得錢嗎？

李：我什麼錢也沒有得到！走開！（離開椅子。）好可惡的事！好可惡的事！來欺負我這樣年高的人！來欺負這有功績的軍官！……如果這要是上流社會，我可以邀他去決鬥；可是現在這教我怎麼辦呢？（搶皇失措的樣子。）門在那裏？我往那裏走？聽差，把我引出去！聽差！（走齊。）好下賤的事！好可惡的事！（出。）

娜：安得列，那二十五元錢呢？

牛：唉，還值得提這些小事情嗎？這關什麼要緊呢！現在大家都正是在興高彩烈的，誰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叫道。）祝少先生康健！樂隊！奏進行曲嚶！奏進行曲嚶！（音樂奏起進行曲來。）祝少先生康健！

紫：我氣都塞住了！讓我順一順氣吧！我同你們在一塊我悶的氣都塞住了！

亞：（歡笑着。）好美麗呵！好美麗呵！（大亂起來。）

伴郎：（用力叫道。）諸位先生，諸位太太，在今天……

—幕下—

未名叢刊：21， 蠶 貨

實價六角

不准翻印。

1. * 苦悶的象徵。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七版)價五角。
2. * 蘇俄文藝論戰。俄國楮沙克等作；任國楨譯。(再版)價三角。
3.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四版)價七角。
4. 往星中。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再版)價四角五分。
5. 窮人。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叢蕪譯。(三版)價六角五分。
6. * 十二個。俄國勃洛克作；胡徵譯。價三角五分。
7. 外套。俄國果戈理作；韋素園譯。價三角。
8. 白茶。俄國班珂等作；曹靖華譯。(再版)價五角。
9. *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但乘珂等作；董秋芳譯。(再版)價五角五分。
10. *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魯迅譯。價六角。
11. *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魯迅譯。(五版)價八角。

23. 22.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小約翰。荷蘭望藹覃作；魯迅譯。(再版)價八角。

文學與革命。俄國特羅茨基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再版)價一元一角。

黑假面人。俄國安特列夫作；李霽野譯。價三角五分。

格里佛遊記(卷一)。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再版)價五角。

煙袋。蘇聯愛倫堡等作；曹靖華譯。價八角五分。

格里佛遊記(卷二)。英國斯偉夫特作；韋叢燕譯。(再版中)價五角半。

黃花集。北歐詩歌，小品，散文集；韋素園譯。價五角五分。

不幸的一羣。俄國，波蘭，美國小說選集；李霽野譯。價七角。

第四十一。蘇聯拉甫列捏夫作；曹靖華譯。價七角五分。

罪與罰。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叢燕譯。在印。

被侮辱與損害的。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韋素園與李霽野譯。在印。

北平東城
景山東街未名社出版部發行。

有。號者，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